

性理疗病征验录

王凤仪 阎海川

简介和目录

★版本：20110328

★制作：哈哈居士

★说明：叹世人多失伦常不知孝悌，若夫妇失和者，其生子必愚必病。公财私饱者，其生子必败必灭。例证古今，未尝或爽。何不察之甚也？爰将历年劝合家庭讲好病症，笔录原委，公诸海内，名曰《性理疗病征验录》

更多资料请访问：王凤仪善人资料汇集 <http://blog.sina.com.cn/wonderf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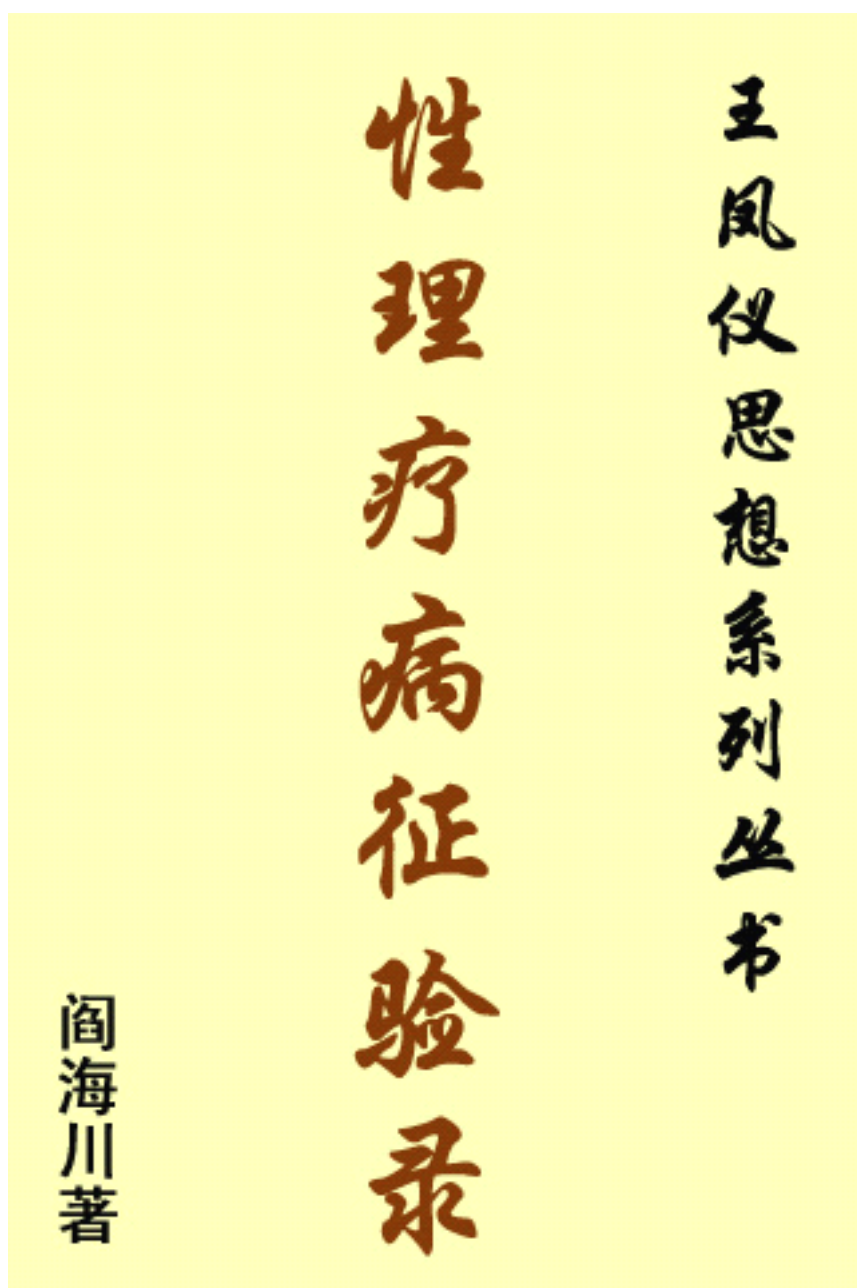
简介和目录.....	1
封面.....	5
整理说明.....	5
序言.....	6
序 1.....	6
序 2.....	7
自序.....	7
说明.....	8
讲病起源.....	8
女义学之创办.....	8
续办女义学校.....	9
义校与道德会合作.....	9
试办性理疗病社.....	9
阳五行乐道歌.....	10
阴五行防病歌.....	11
人生四季.....	11
拨性顺序.....	12
五行化合.....	12
讲病开谈.....	12
讲病开谈一.....	13
讲病开谈二.....	13

讲病开谈三.....	13
讲病开谈四.....	13
讲病开谈五.....	13
讲病开谈六.....	14
痼疾时孝能感人.....	14
闻善愈疾.....	14
梦中受惊.....	15
弃母不养侧刀伤足.....	15
兄弟不和搬木伤手.....	16
犯上胸中结聚积块.....	16
伤财动性周身肿胀.....	17
焚箔祭祖脖痛立愈.....	17
因财动性神经癫狂.....	17
洗心拨性郁积立消.....	18
因怒咽喉发生白喉.....	18
年老争食半身不遂.....	18
脉济疗病.....	19
助款疗病.....	19
痰喘气弱.....	19
八旬老叟怒肉攀睛.....	20
失孝于亲篙竿伤手.....	20
病消能食慢首六个.....	21
肾亏滑精.....	21
妻阻梯道不醒人事.....	21
死中求活.....	22
井前疽症.....	22
痰喘吐血.....	22
服毒复活自述.....	22
崩症腹痛.....	23
眼毛为害.....	24
产后惊唬经闭.....	24
经血不止.....	24
疗毒串经.....	25

产后受风.....	25
乳痈疼痛.....	25
痿症六载.....	26
痿症八载.....	26
狐蛇作祟.....	27
双目云翳.....	27
暴发火眼.....	28
干血癆症.....	28
敬夫病愈.....	28
心口疼痛.....	29
噪患白喉症.....	29
血崩不止.....	30
癆病上床.....	30
坛谕请求说病.....	30
痰喘病.....	31
追荐得梦知亲姓氏.....	31
经血不调症.....	32
胡黄作祟十六年.....	32
辛县长老母病愈.....	32
八十六岁痿症九年.....	33
癆病.....	33
遍生疙瘩.....	34
拨性返阳脖颈消肿.....	34
心怀恼恨染成吐血.....	34
心热颠狂.....	35
恨夫纳妾心胃不舒.....	35
小儿病例.....	35
女孩憨傻.....	35
婴儿瘫哑.....	36
小儿腰疼.....	36
婴儿足疾.....	36
儿童云翳.....	37
儿患羊癫疯.....	37
婴儿抽风.....	37

母子患病.....	37
姑娘不醒人事腿曲难伸.....	37
小儿哑巴.....	38
婴儿嗓子生瘤子.....	38
婴儿患眼疾.....	39
儿童受热水伤脚.....	39
婴儿夜哭不止.....	39
女孩头破血出.....	40
儿童小肠疝气.....	40
女患痘疹.....	40
女孩患膨胀病.....	40
女孩冷疮.....	41
小孩误入饭锅烫死.....	41
母亲恨人殃及女病.....	41
婴孩大便处生瘤子.....	41
小孩痿症.....	41
小儿右手肿痛.....	42
母心恨人殃及子傻.....	42
申骨痿症.....	42
产难危险.....	43
冥府被告还阳自述.....	43
整理日志.....	44

封面



整理说明

为方便在各类书库搜索，作者可能会添加“王凤仪”善人。
具体的资料来源、制作过程等参见最后的【整理日志】章。

更多善人资料：请访问博客 blog.sina.com.cn/wonderfo

发现问题反馈：若发现资料有错漏等情况，请反馈到邮箱 wonderhelp@163.com

序言

序 1

《性理疗病征验录》序

余友阎公字海川，籍隶海城县北乡大河沿村。于清代光绪末季，迭任政界职责，洞悉官场积习、民间困累。每当午夜清灯，历历思之，不觉喟然兴叹。故拟急为隐退，不作随流之波。乃于宣统三年，辞谢海邑习艺所总办，归乡办理地方自治事宜。至民国八年春，在本宅设立女义学校。凡来求学者，不计途程远近，不论年龄老少，一并兼收。聘邀教职，分班教授之。后在腾鳌堡镇淑贞女义学校，幸识热河朝阳县大居士王老善人凤仪公，得悉五行性理疗病之真谛。复又加以研究，参悟说病之奥旨。竟弃家事已事于不顾，弗辞跋涉，冒雨吸风，以劝世、化人、和家、疗疾为己任。迨至民国十七年，内地荒旱，腾镇义校，公举往河北等省，救济灾黎。一面施赈，而一面仍以纠正人心，化性疗疾为要务。

迨至大同二年，营口大善士王公仲义，专诚邀请，特在营埠税捐局马路街设立道德分会，附设性理疗病社。由于大同二年九月九日成立，除每日讲演道德挽救世风外，计今二年于兹。和睦家庭五百余户，化愈病者四千余人。凭此衡情，足征家庭失教，利欲薰心之所致也。揆其弊害之原因，实因世风不古，道德沦亡，人人暗昧五行之性理，个个迷惑先天之本真。一片清洁之心灵，竟被私欲之所蔽，致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摧残不仁。凡奇灾怪症，趁虚相困而生，其邪祟不正之气，亦乘机而附之矣。致将大好身躯，凿丧得形影支离，缠绵床褥，一病不起，全家老幼，泪眼愁眉，忧思无措，直弄得医巫乱聘，杂剂纷投。惟有最可笑者，尝见病者死在眉睫，仍然争贪不已。叹此辈即使扁鹊复生，华陀再世，能治其病，而难医其心，直至呜呼哀哉，撒手空归，死而后已。但人生光阴有限，孽海无涯，若不及时修心修性，保全一身健康，岂不有负上天赋与之清灵耶？又岂不有负父母生我之躯耶？然欲保全身健康，非将私欲争贪之四害、恨怨恼怒烦之五毒，铲除罄尽，则不为功也。

今特将说愈多年之宿疾，医士束手，药石无灵者，择要笔记，装订成帙。名曰《性理疗病征验录》，而编中所载，看之无文，而行之有效。只要解除私欲，不怀争贪，去习性，化稟性，俾五内返回阳光，不受阴气所缚，当然百病不生，一身康泰，不待言矣。望阅者诸君，凡身体健康者，知而避之，免受其害。而久病沉痾者。仿而行之，灵应如响。倘不以是编为河汉，请试习之。定然家家同享雍睦之乐境，人人共登寿域之春台。方不负海川公一片救世之苦衷也。

今当付梓，公诸海内，问序于余。故不避简陋，谨赘数言，附于篇首，草茅塞责，愿识者谅之。

营口东高坎村七十叟李化难谨识于营埠税捐局马路街万国道德分会之西轩下

大满洲帝国康德三年一月

序 2

《性理疗病征验录》序

余读海川公著《性理疗病征验录》，专以说病收效，事近神奇。仔细思之，理有固然。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少何校灭耳凶。劳谦君子有终吉也。

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是故各正性命，而安天下。乾坤毁，而万物息矣。今者世道衰微，人欲横流，上下争利。百病齐发，设无道德以挽救之。则天地不几乎息与？然挽救之策，亦宜因人施教。夫乾其静也尊，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以其广故能资生万物，而重于乾大也。何以言之。阳典女文家耶莲格有言曰：凡人之子宜选正身优良者而投生。周之太任，端一庄诚而生明圣文王。日本伊藤仁斋之妻，苦诵孝经，而生大儒东涯。他如德人巴哈、法人库桡其奇东之超群。何一非坤贤之所赐也？

《性理疗病征验录》中，多载妇女教之化之，以期臻于贤妻良母之域。是不独救个人之病，且救社会之病，其功德岂在禹稷之下哉？意司连西有言曰：人之幸福，心神快乐为上，身体康强次之，资财其下也。阎循观曰：用力先将切己大病，痛加惩治，去一大病，百病皆轻。《征验录》之说病，亦正合于求心神之快乐，惩治大病，而轻百病之意也。今悉性理学疗法，已达极点，渐有转向精神治疗之趋势。苟能详加考虑，格物致用。则《征验录》之作，大有意焉，是以为序。

康德二年一月古临溟阎德润识于滨江省客庐

自序

闲尝考患病之因，多不相同。然强半生自欲心，非属过言。恨人者伤心，怨人者伤脾，恼人者伤肺，怒人者伤肝，烦人者伤肾。但世人未察耳。夫具私心者，贪图无厌，上下相夺，骨肉相离，妻子情乖，伦常俱废，三纲五常之道安在？三从四德之礼何证？轻者患病，甚者丧命，岂不悲哉，岂不哀哉。

幸上帝有悯人之心，不忍坐视，生江神童，注白话四书以劝世，作息战论以警人。王善人凤仪虔诚得道，依五行而疗病，劝孝悌以免灾。但世人惑其说耳，殊不知私欲脾气之所发，苟不中节，即为生病之苗。王善人谓人之性心身，由三界所生，故受三界之统辖。有脾气者伤性，受天界之统辖，则降之以灾，谓之性界漏。有私欲者伤心，受冥府之统辖，治罪生病，谓之心界漏。有嗜好不守本份者，受官署之统辖，施之以处分，谓之身界漏。有一漏在身，即为人患，而非健全者也。溯其生漏之由，何尝非自私欲而来者乎。是以患灾疾者，果能将心存之恨怨恼怒烦等私欲倒出，诚心悔过，未有不可愈之病也，此亦足证。

上帝好生之德，施于尽伦常者之身，而不罪其已往之非也。书云：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西谚曰：天助自助者。此之谓也。然世人又不可独顾己身之健全，而不谋子孙之健全也。子孙之健全，其道为何？曰亦为在着手乎根本教育耳。故夫妇相敬，实行孝悌，慎戒谐和，消却争贪，存心救世，胞与为怀。将来生育子女，必任大事。古云：教子已生之后，莫如教子未生之前。即此之谓也。

叹世人多失伦常不知孝悌，若夫妇失和者，其生子必愚必病。公财私饱者，其生子必败必灭。例证古今，未尝或爽。何不察之甚也？爰将历年劝合家庭讲好病症，笔录原委，公诸海内，名曰《性理疗病征验录》。至其工拙，非所计也，尚望诸大善士，有以教我，则幸甚矣。

是为序。

康德二年孟春于奉天营埠养心斋 海城阎恩魁谨识

说明

海城县 阎恩魁笔记

古临溟 阎德润编纂

营口县 李化难正字

讲病起源

王老善人（印树桐，字凤仪，热河省朝阳县城南云蒙山前，距城一百五十里，村名树林子居住）由志诚尽孝，守墓三月而得道。其疗病也，则按五行之真理，其劝病也，则重伦常之大道，本天地好生之德，体父母养育之恩，其用意深且远，其功德普且备，世之家风改善，人心匡救，赖于此者多矣。至于病人听之，而得救者，尤不可以数计。誉满乾坤，声高北斗，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善人犹以为不足，又广设女义学校，以为贤妻良母，进而培子孙后代之苗，此讲病之学所由生也。

女义学之创办

张监理（印鉴容，字雅轩，奉天省海城县正北距城六十里，周正堡居住，后迁居腾鳌堡）见王老善人，在周正堡村讲好王怨忱之转食病，确知灵验如神，并闻善功德三字之分析。谓作善者，如施衣赈济，乃为救一时之困难。谓作功者，如息合是非，排难解纷，究属治标。欲除害根，防止灾难，莫如以德为本，且可名垂千古，方不失治本之大道也。

张公问曰：“作德何事为先？”王老善人曰：“首设女义学校，培养女子道德，以为他日贤妻良母，改善家风之基础。庶几社会，化成尧舜之盛世矣。”

张公闻之，暗合张母之遗言，因此于清宣统三年，在周正堡本宅，创设女义学校。奈彼

时民智未开，故富家女子不喜读书，而贫户之女，仍依作工谋生。张公以教育人才，改善民风，事不可缓，因此卖地设立学校，雇佣女子到校读书。经过三载，家产为之售尽，然救世之热忱，未尝稍息，足为一方之所钦佩。

善人有言，至诚感人，遂有高大善士正午先生者，继之办学，以成张公之志。

续办女义学校

高理事长（印元中，字正午，奉天省海城县西北距城七十里，西新台子村居住）热心教育，确知改善社会，非有贤妻良母不为功，舍栽培女子受良善之德育，则淑女难求也，而贤母更难求也。慨乎人道将废，故不忍坐视，在海城正北，距城六十里，腾鳌堡镇，于西门里买园地一段，计二十六亩，建筑瓦平房二十二间，除自己助款二千余元外，尚担负外债两万余元，呼吁无门，异常焦灼。及民国十二年冬，有安达、怀德、德惠、双阳、兰西、拜泉、辽中、台安、辽阳、海城等县，诸大善士，集于腾鳌堡义校开会。经众议决，自动助款，得金三万余元，外债赖此还清矣。当有高心一（印元正，系高正午之三胞兄也）接办义校三载，复有刘惠忱（印常廉，台安县五间房村居住）续办义校六载，建筑砖平房四十余间，计校舍六十余间，而学校之发展，可想而知也。查王老善人同张雅轩先生，于热、奉、吉、江等省，设立女义学校，计三百余外，足证人心向善，而性理疗病社之设，犹不可缓也。

义校与道德会合作

杜理事长（印延年，字绍彭，黑龙江省安达县居住）家业丰富，见善勇为，当仁不让。因王老善人及江神童，皆与杜公相契，故于民国十七年春杜公建议于王老善人，以加入万国道德会合作为妙。函商江神童，后得允诺，及民国十八年，王老善人赴北平开会，十九年夏季与江神童相晤，促膝言欢，宗旨相同，此为合作之始也。嗣后满洲国成立，新京设立万国道德总会，各省设立总分会，各县设立分会，而劝善之道遂为合成一体矣。

试办性理疗病社

阎主任（名恩魁，字海川，奉天省海城县正北距城十里大河沿村居住）魁自大同元年八月初六日由北平总会至营口道德分会，经理汇兑款项及转递各会信件等事。择暇讲好几个险症，初与王铭心女士及王仲义先生相识，因为会务关系，不能久留。至大同二年，准奉天总分会函开，调查海城县以南各县女义学校及各处道德会事宜，又得到营，与王仲义先生重逢，挽留在营讲病，以为事关公益，允待调查事竣，再议。

嗣后事毕，应王善东函邀来营，于大同二年九月九日，设立性理疗病社及讲演社。彼时聘男女讲员五位，不足应各户病人之请，后添聘十位，每日到各户说病，届晚六时，讲病员回社，报告经过详情，讨论进善之道。以今日成绩观之，一般到社听讲病者，较比到住户说病，其效果尤大。本社自成立以来，迄今已二周年矣。计说合家庭五百余户，讲好病人四千来名，足证病症之多也。

今后如能多设性理疗病社，赖此救正人心，改善家风，则岂个人之幸、家庭之幸、国家人类之大幸也。不揣简陋，聊抒己见，披露于右，而求正于海内诸大善士指导焉。

阳五行乐道歌

★

甲木仁德主元性，人道最善修性命。
千折万磨勿烦恼，逆来顺受永无病。
七情六欲无邪思，秉赋不移尽物性。
木稟曲直皮是心，荣枯仰于根基正。
颜渊问仁知四戒，克己功成方为圣。
述圣秉笔作中庸，修道立教识天命。
孟子著书七篇止，以仁以义克大用。

★

丙火明礼主元神，参透玄机悟本真。
为善致祥恶降祸，辨明觉路与迷津。
贵贱寿夭凭自作，吉凶福祸系前因。
福洪自然因德厚，私心不铲陷沉沦。
神农尝草疗疾病，轩辕定礼正人伦。
大禹治水凡八载，三过其家不入门。
文王羑里囚七载，著作易理解天文。

★

戊土信实主元气，循环报应理无虚，
夺产攫财讨宿债，冤怨纠缠前世积，
打骂仇讎因孽结，欠命应须以命抵，
明哲志士遭磨难，历尝辛苦识贤愚，
父顽母嚚惟大舜，孝诚有感祸自离，
孔门弟子七十二，孝章闵子列第一，
甘服芦絮留晚母，孝悌双全亘古稀。

★

庚金义气主元情，念人好处歹意扔。
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亦无惊。
患难相扶真君子，受恩莫忘大英雄。
圣道明德止至善，正心修身天下平。
关公大义昭千古，奸曹虽媚智已穷。
秉烛达旦因思汉，封金挂印为寻兄。
武穆明知秦桧诈，谨遵母训尽忠诚。

★

壬水明智主元精，推功认过有包容。
一视同仁存逊让，不分你我定无争。
上善若水和群意，随高就低终自平。
凡事莫用推移力，船到中流自在行。
孔圣论语存教育，释迦经典渡众生。
老子道德五千字，树立人间未有功。
解开奥义行万国，读者共感江神童。

★

五行相生纯属阳，莫犯相克阴气伤。
木能生火火生土，土能生金率定章。
金能生水水生木，生生不已按五常。
顺行仁礼信义智，东南西北与中央。
木为主意火明礼，土是信实元气藏。
金须响亮水柔和，虔诚问性祛灾殃。
男女若是知修性，取得长生不老方。

阴五行防病歌

★

乙木好怒主伤肝，病眼头昏两肋酸，
气血不舒难动转，脸青如鬼把身缠，
愿尔病好仿甲木，乐道修命保平安。

★

丁火好恨主伤心，经血不调病属阴，
烦闷颠狂吐鲜血，脸红如鬼病魔侵，
愿尔病好仿丙火，洞察天时守成箴。

★

己土好怨主伤脾，膨闷胀饱结郁积，
上吐下泻转食症，脸黄如鬼缠身体，
愿尔病好仿戊土，因果循环无止息。

★

辛金好恼主伤肺，咳嗽痰喘方寸内，
身弱失眠虚癆症，脸白如鬼已成废，
愿尔病好仿庚金，想人好处病自退。

★

癸水好烦肾受病，滑精泄气瘫痪症，
腿疼腰痛瞳仁散，脸黑如鬼真要命，
愿尔病好仿壬水，能认不是即好病。

人生四季

由一岁至二十岁，为春季木旺，乃学道之期，
由二十一岁至四十岁，为夏季火旺，乃行道之期，
由四十一岁至六十岁，为秋季金旺，乃成道之期，
由六十一岁至八十岁，为冬季水旺，乃了道之期。
但每季之前，土旺四年。

惟女界由一岁至十八岁，为春季，较男子早二年，凡讲病员与病人拨性者，皆须注意。

拨性顺序

男子或孀妇患病者，年在夏季火旺之期，五行缺土缺水，令问信实补土，本火生土，为顺运也。

姑娘媳妇患病者，年在夏季火旺之期，五行缺土缺水，令问柔和补水，本火生木，木生水，为顺行运，余可类推。

凡讲病员须注意，考查病势缓急，而贵在变通，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查病人气弱，令问信实助元气。

病人愚鲁，令问明礼助元神。

病人如无主宰，令问主意助元性。

病人言语少，令问响亮助元情。

此为治标不论顺逆。如病状平稳，拨性仍照顺逆酌拨为是。

凡讲病员与病人初接谈时，须要顺从病人，说他好处，以引病人，将心中不满意的事说出，然后再用道理话，缓和劝解，俟病势见效，劝他争不是，得阳光好病。

男界孀妇顺行运（即是姑娘媳妇逆行运）：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姑娘媳妇顺行运（即是男界孀妇逆行运）：

木生水，水生金，金生土，土生火，火生木

五行相克（逆者生病，克者生灾，惟顺则利）：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化合

甲己化土（甲木属阳为正月，己土属阴为六月，阴阳相合化土，能生万物）

乙庚化金（乙木属阴为二月，庚金属阳为七月，阴阳相合化金，能分万物）

丙辛化水（丙火属阳为四月，辛金属阴为八月，阴阳相合化水，能养万物）

丁壬化木（丁火属阴为五月，壬水属阳为十月，阴阳相合化木，能立万物）

戊癸化火（戊土属阳为九月，癸水属阴为十一月，阴阳相合化火，能化万物）

（惟缺三月辰土于戊土相同皆属阳，及十二月丑土于己土相同皆属阴）

讲病开谈

讲病开谈一

首问病人家庭，有多少人位，男方兄弟几人，女方姊妹几位，再问由何时得病，注意听病人说话，言语伶俐者，谓金性缺土，言语迟缓者，土水性缺金，查近世人，皆有木火性，缺水者多，择其缺者，按照四季顺运酌补，惟查病人气弱者，令问信实补土助元气。

讲病开谈二

看病人木性，说他作事有主宰，梗直有作为，惟不服人。
若病人火性，说他作事迅速，心高爱好，惟闻反对的话，心内难容。
若病人土性，说他处事忠厚，有忍有让，惟闻逆耳之言，心中难过。
若病人金性，说他善知是非，处事果断，惟不轻信人。
若病人水性，说他言语不多为贵，惟闻非礼之言，心中难忍。

将恨怨恼怒烦五毒，藏于腹内，如愿病愈，须将所藏五毒，莫存于心即可。

讲病开谈三

人之性心身，由三界生的，受三界管辖。

有脾气者伤性，受天罚降灾，谓为性界之漏。
有私欲者伤心，冥府治罪生病，谓为心界之漏。
有嗜好者伤身，故违法律，受官署管辖，谓为身界之漏。

古圣有云，德能养性，理能养心，艺能养身，让人是德，敬人是礼，尽职务是艺，正宜深索其言，而劝其行者也。

讲病开谈四

人生天地之间，受天覆地载之恩，当报天地生育之德，及父母养育之恩。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一章书，是说人从父母而生，赖兄长而立，所以孝悌为人的根本，再推行到天下，能仁至义尽，大道昌明，盗窃乱贼不作。注解：有子是孔子的学生，名叫若号叫子若）财产皆为身外之物，非吾之固有，试观谁死之时，能携其生前之财产而瞑目者哉？心存贪争者是苦，求财欺人者是罪，果能将财物看轻，则不受财物之累，贪心除去，病自愈矣。

讲病开谈五

时届末劫之运，为世人结清前生债务之期，不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妯娌姊妹，皆来

清账，不属于钱财债，即属于言语债，或将财物骗夺，或施以打骂，皆为吾之债主也。例如还债者，伊有财物赠送与我，定能心欢，惟讨债者，欲心未随，心内难忍，而恨怨恼怒烦之五害，定然随之致病矣。

讲病开谈六

劝病人之时，令其腹内所藏之五毒倒出，果然行之，则病根自去矣。

病人水土性者，讲病宜缓和，先择其愿听者而言之，劝其将心存之阴气倒出，令其争不是，夺阳光，病方可愈。

病人木火金性者，其言语坚硬，为犯上之性，须令其悔过，回家沐手焚香，跪在灶君前及祖先前叩头，向翁姑并丈夫前叩头领罪，果能遵行，则病虽重亦必愈。倘不遵行，病虽轻亦无效，谈至此即宜告辞，庶免久坐言语生变。

其余疮症，或跌打损伤，尤须审察部位，如对男界犯过者在左，如对女界犯过者在右。或遇天主教、耶稣教、清真教等之教民，令病人向主悔过，诚意者病愈。（戒说焚香跪灶）

德能养性，理能养心，艺能养身，有志者事竟成。其次曰意，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劝人处事，以明德为体，以絜矩为用，明善诚身，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

痼疾时孝能感人

王凤仪翁，少时寡言笑，好沉思愤世嫉俗，耐劳忍苦，久之小腹生疮，始而不肿不疼，照常勤劳，盖恐其老人知之添忧也。经过二年，气衰不能工作，三年不能起床矣。而王公之内兄白俊卿者，询知有谭喇嘛者，且擅此医术，日前曾罹是疾，赴北平治愈。乃请到家，谭喇嘛见公之病况，辄曰汝家贫异常，以家资论不能治也。食饭毕，促令送归，公卧床榻大声曰：大夫以我为必死之人乎？我且以为不然。喇嘛曰：何故？王公曰：我一身侍堂上两辈老人，我固无福气，岂我老人均无福气耶？喇嘛闻王公言气力甚壮，知元气未大伤，又有孝念，乃曰：闻公之声，及公所说之话，是为有命之人，我将试为医治。白俊卿在旁，应声曰：如用财欸，我尽力助之。谭喇嘛慨允施治，且又曰：不过保命耳，终为残废人也。后疮症较好，仍未告痊，凡劳力事均不能做，且按气节流出脓水，不能封口奈何。

闻善愈疾

王凤仪翁，患疮痍十二年，后届清代甲午年间，地方变乱，胡匪大起，乡民不得安度。因之地方士绅宣讲善书，以挽人心。距家十里二道沟村，有杨柏字荫轩，率同仁三四名，游行讲劝。王公闻之，招请家中，令村人咸集听讲善书。某日讲《宣讲拾遗》，书中之双受诰封，内容系三娘教子故事。命子夜读，子幼贪眠，三娘督责甚严。其子曰：若有我生母在，焉能受此冤气？三娘闻听此言，气昏倒地，院公急用姜汤，将主母灌醒，令少公子叩头领罪，院公叩于三娘之前，一家各自争罪。王公听讲至此，曰：古人皆争罪认过，今人皆争理欺人，故古人贵贤，而今人贱病也。我常看众人皆不如我，正是我之非理。因出户外自责曰：他人

有不是，我常恨怨，是何心乎？如是自责者数次，已而大笑，顿悟以前之非是，因一念之忏悔，而十余年之疮痍症，由此痊愈矣。王公因此得悉奇异之疾，均发源于私心之稟性也。

梦中受惊

萧云鹏者，前在新京总会传习毕业，后充盖平县分会主任，皆称尽职，而会务发展日见精进，且传习女生八十余名。冯会长因女生众多，且恐照顾不周，函请总会添聘陈荣子到盖平县分会服务。萧云鹏心生疑忌而辞职，冯会长不准，再四挽留，而萧主任决意坚辞。当未解决，仍留会寝。萧君入梦，见二位老翁来邀，同到一斋，系玻璃门户，看见屋外男女人等甚多，类是乡间演戏。一老翁曰：汝忘舍身救世之前言耶？不可坚辞主任之职责，咱有前缘特来度汝。汝看户外那些人，皆在劫运之中，汝能救人，天能救汝。不然劫运难挽，同归于尽，岂不悲哉？岂不伤哉？劝汝戒之慎之。言毕告辞，而萧君醒来，梦中之言毫不介意，仍然坚辞。次日将行李运归岳母家，晚间就寝，萧君又见二翁复来，面带怒色曰：昨日向汝所劝之言，汝全忘耶，不怕死乎？见那位老翁，伸手对云鹏说：将他两个眼珠剜出，不必劝他。这位老翁急忙来阻：不要过急，暂缓为之。此时云鹏自觉左眼受伤，惊醒眼眶疼痛，即唤岳母点灯视之，眼眶已肿，左眼毛俱落矣，萧君悔悟不听梦中二老翁之言，后到营口第一分会，陈说仍愿服务，经高心一主任，派往大石桥镇，担负会务主任，以观后效。

弃母不养铡刀伤足

张某海邑人，年二十三岁，以碾粮佣工为业，故众人呼之曰张碾夫。有徐广惠者，在海城西门外，设粮米店，张碾夫在该店服务。一日工竣，趁暇将切草之铡刀，用砺石磨之，以备铡草喂畜，将刀磨毕，立放于靠壁之处。至院中草堆，抱草备铡，猛力挟抱多捆。走进屋中，因之障碍二目视线，并忘记放刀之处，故将铡刀碰倒，落在张碾夫右脚背上。刀刃锋利，体质又重，砍至入骨，致断血管五条，血流如注，惊动柜伙诸人，环视无策，情迫捣韭菜花敷之，血仍不止，将张某舁送城内宝和医院疗治。经院长程大夫施行手术，洗净韭菜渣滓，用药线缝好伤口，以药布包之，惟施行一切手术。张某疼彻于心，汗出如蒸，头迷目眩，用葡萄酒灌之，精神苏醒，但痛苦状况，未尝少减。医家云统计药费及手术费，共核款八十元。嗣经关说，减收款四十元，由徐广惠付讫，及时声明，乃系自不审慎，号中耗此巨款，情义已尽，由此之后，自行医治，本号概不负责也。张乃贫人，延至三日，仅筹款三元，至宝和医院敷药。程大夫云，如此微款，不足药本，日后用药，请往他处可也。张某辞出，扶双杖踱过路北，坐在振兴福商家屋内，垂头落泪。

魁（本书作者）因事进城，见张某在屋中涕泣，疑而问之，始知端末，劝说张某宽心，魁至医院，向程君说担保药资，程曰其伤甚重，如不将脚割掉，定有性命之忧，总之海翁莫管，吾亦莫医，受伤人自裁可也。魁至振兴福，将张之形性，详细审察，并询其生平经过各节，及家有何人，须详细言之，张则啜嚅不吐。而振兴福执事郝忠志，颇悉张某事实，故代答曰：张某三岁丧父，其母守孀二十余年，耐贫任苦，望子成人，以希得好。不料张某，月挣工资十八元，统作浮荡耗尽，其母饿否则不顾焉，因之无敢以女妻之。伊母现在奉天大户充任女仆，以资自养，月得薪工七元，仍自俭省以防病老。而张某每届年节，向母索款，还嫖赌债也。魁闻毕劝说，汝愿伤好，回柜跪在灶君前焚香，诚心悔过，日后对汝母亲行孝，

誓改前非，管保不医立愈，由囊中取出款十二元，交与张某，暂为治伤。张碾夫双手接钱，叩谢不已。张某回柜，在灶君前焚香，宣誓悔过孝母，凭此一念之诚，次日到宝和医院，经程大夫解布换药，见青肿已消，大为惊奇，不数日结痂，脱皮愈矣。足证老天不责悔过之人也。

兄弟不和搬木伤手

陈明善者，年二十五岁，凤城县西第八区界太平沟里居住，以烧炭窑为业，故里中以陈家窑呼之。陈父母在堂，兄弟三人，明善居长，二弟明财，均理窑为业。同赴山中，采伐柞树，以作炭料。兄明善搬运木材，碰伤弟明财左手，血流不止，痛彻于心，责兄不加审慎，未免声色俱厉。兄明善闻弟斥责，不稍宽宥，触发激性，即以非礼之言答之，互出恶言。值父在旁，痛责明善之非，明善深怪父言不公，犹加盛怒，而不伦逆语，信口出也，届至次日，仍赴山中伐木，不料明善自己，将手碰伤，血流瀑注，较弟受伤犹剧，赶到瑞峰观，恳求余施治，魁说你们兄弟几位，因何打仗，致天降此灾？明善始说前情。余曰：昨日碰伤汝弟之手，不知疼爱，是无手足也。今日自碰己手，是不爱手足之报也。互出非礼之言，有伤伦理，不听父亲规训，是逆亲也。汝愿伤好，速跪佛前叩头悔过，想你父亲胞弟好处，宜问明礼，血脉流通，由阴返阳，手创自愈。并须向尔父母叩头请罪，向汝弟认过。明善遵行，手伤当时不疼，二日伤愈。

犯上胸中结聚积块

刘忠厚，海邑城北大河沿村人，时年二十五岁，胸结积块，大便不利，延医服药，终未见效，日渐沉重，饮食不进，已七日矣。家人惶恐，备置衣衾棺槨葬具，日夜环视而已。当此危时，别无救法，来余家，请阎张化民施治。张化民者，系魁之内室也。同至刘宅，见刘忠厚横陈榻上，气如悬丝。系木火土性，询问病况，伊母答曰，胸中积聚，大便燥结，不能下行。即向其家劝曰，请勿忧恐，病势虽险，只要诚意争不是，定能转危为安，刘忠厚病虽沉重，尚能解识人事，张化民女士劝说，你心中怀怨已深，从今将嗔恨之人，勿记其过，想人好处，如此作去，阳光可返，五内舒展，心中通泰，自然灾病消除，须知眼耳鼻舌身意，谓之六贼，稍一不慎，必被六尘所梁，岂有不酿成巨病之理乎，宜问明礼。刘忠厚在床上，虔诚祷问，仅二小时，胸中结块行动，大肠便滞亦排泄下降。合家欢乐，喜溢满堂，而次日刘忠厚之岳母，由家奔来，探望婿病，至病榻前，探手于怀，摸出款一元，掷于婿旁，声称未备果品，请婿随意购买。言之三次，婿忠厚背向而卧，并无一语，其岳母自觉无味，即欲辞去。厚之母再四挽留，让至别室，阎张化民由旁观之，未解其意，究属何因，厚之婶母代答曰，当结婚回九之日，夫妇即不交言，与岳母家亦不往来，至今七载，未悉何故，使人闷闷也。阎张化民闻毕，向刘忠厚劝曰，凡夫妇之道，如瑟如琴，如友如宾。夫妻和爱，两家父母无忧，汝之父母，乃汝妻之父母，媳应尽孝。而汝妻之父母，亦汝之父母也，婿应尽礼。今见汝之行为，纯属不敬不孝，若不悔改，不但灾病缠身，且恐家门不幸。阎张化民见此愚鲁之性，非用恐吓则难拨其心，乃怒而言曰，刘忠厚你乃成人男子，管理家务者，何乃情理不通，吾今劝汝不听，另请别人治病，吾今告辞，说毕作欲走之状。刘忠厚经此痛斥，急起长跪而泣，吾知罪矣，从今之后，遵训奉行。阎张化民笑曰，汝知悔乎，汝向岳母叩头谢罪，并向汝之父母，跪领不孝之过，并向汝妻，言归永好，每日虔问明礼。刘忠厚遵而行

之，胸中积块，由嗓子呕出，胸胃舒畅，不日大病痊愈矣。由此岳母家往来亲密，力尽子婿之礼，夫妇敬爱永无恶言。

伤财动性周身肿胀

刘二者，业商，里中以刘二掌柜呼之，年五十岁，居本溪县牛心台村，患周身肿胀，四肢如吹鼓，动转维艰，缠绵床褥，一年有余，良医觅遍，终未有效。经武振东者介绍，由本溪县女义学校，请魁同到刘宅，见刘君坐于榻上，如大肚弥勒佛一般。劝之曰，谅阁下经商有年，逆来之事，总宜顺受，可保身体康健，至于财产比方人身之血脉，彼此川换，流通而已，得之勿喜，失之勿忧，尽人事，听天命可也，如视财帛如命，或有失意，痛胆摘心，捶胸跺足，五脏不舒，或受之于气，或受之于水，不成气臌，即成水臌矣。倘外部内腑俱胀，乃死期至矣。查钱财一物，乃世界之祸水，金钱积多，祸患已大。古圣云，漫藏毁盗，积思至病，诚不虚也。你将钱财视如性命，岂知害命，每日将怨烦藏于心中，搁置不吐，是自服二毒也。察尔系木火金性，宜问柔和，汝口不欲发言，令尔女儿代问，你心领神会可也。刘二遵行，杂念俱消，届至三日，周身消肿，四肢随意，倏然愈矣。

焚箔祭祖脖痛立愈

魏国富者，住本溪县牛心台村，时年五十五岁，子孙满堂，家称充裕，可谓小康，兹因儿媳患病，请魁劝说，儿媳之病立愈，魏国富心喜，备午膳招待，邀女义校刘善东作陪，晏毕饮茶。闲叙间，魏国富言曰，余之脖子麻而且木，动转不能自如，究主何因？魁询问家庭琐事，据称父母于十年以前逝世，兄弟二人，自立门户，已多年矣。魁曰祭扫庐墓恐有疏忽。魏某郝颜曰，兹因新学界倡说，烧箔化纸乃是虚事，故信之，不作焚奠之事已七年矣。魁曰君误矣，慎终追远，圣人明训，水源木本，岂可忽之，朱子有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何况近代之父母乎？既非年湮代远，焉能置于度外，岂有是理哉？魏国富闻毕，汗流浹背，认罪不遑。次日即备祭仪纸箔，祭奠先莹。是日晚间，脖痛立止。刘善东问曰，伊缺祭扫致脖子疼痛，公何以知之？魁曰伊将先人抛于脖子后，故犯祖怒，使其脖子疼痛，以示儆惕也。刘公曰，孝能达天，过遭祖怒，灵应如是使人畏之。

因财动性神经癫狂

海城涌成泉财东韩绍周住邑城西门里，时年三十二岁，因家务财帛关系，发生争议，怒兴勃发，私愿未遂，心恨结聚，致伤原性，患心经忙乱，视乎癫狂。家中忆其中邪，延巫覡至家，调治无效。烦营口述善堂王太太王铭心女士名片，遣人至邑北大河沿村，请魁至韩家，见病者二目灼灼，口说你叫我往哪去？知为神精颠倒，即询其家人得病之原因，并家事之经过。详询端倪，即知心患恐惧病也。先用怡悦之法稳其性，次领问明礼，以助元神，嘱其常问。见其精神有回复之状，再用人情事理，层层递而解之，韩某点首，现出开颜悦色。魁又劝之曰：凡钱财之物，理不该重视，得之者非福，失之者非祸。矧大限到来，撒手空归，即让尔积得黄金足北斗，迨至临死，岂能带去一文钱？公为财所累，致成痼疾，倘若因之害命，岂不冤乎？韩君恍然大悟，先为嗟叹，后来泪下，凡其癫狂谵语，全化为乌有矣。该系木火

土性，缺金缺水，宜问明礼，连问四日，精神复原，饮食如常，病愈矣。

洗心拨性郁积立消

张席珍、李得芳，同为刘翁之婿也。刘翁住本溪县牛心台村。刘翁好善，在本溪县牛心台立女义学校，以资开化女子之知识，而整母仪之风化，值魁同赵惠卿到校，视察学务，刘翁乃义校之善东，力尽东道之谊。一面备筵招待，一面遣人，将张席珍、李得芳二婿唤来，藉便与伊说病。俄顷，张李至，魁视彼，均约在三十余岁，同为木火土性，缺金缺水，向刘翁曰：贵令坦二君之病，同出一辙，均为财帛动性，大声动恼伤肺，呼吸不灵，因此气弱，二君之性，若不速改，饮食难咽，定为不治之症也，如求病愈，本非难事，诚意便可，将心装恼恨的人倒出，想他好处。应知财物，乃世界流通之品，前人苦心经理，后人无情接收，竞争一世，大限临头，赤手空拳，黄土一丘而已。凡人生三寸气在，遂时了事，只要存心宽厚，顺时听天可矣，今劝二君，宜每日问信实，化阴返阳，气血流通，五内舒畅，自然百病不生，福履绥之。张李二人听毕，遵守奉行，诚心虔问信实，将逾二小时，各人郁积膨闷之症，倏然而愈矣。

因怒咽喉发生白喉

牛香圃，盖平祖籍，因在营口开设义兴成余记西药商店，故迁家于营埠。牛香圃时年三十五岁，当大同二年十二月末，喉部患发白喉症，延中西医士，均为束手，业已数日，饮食不能下咽矣。牛之婶母，亲至本会，请求施治，魁与之同至牛宅，见牛香圃脖项，右际高肿，口吐粘涎，知为怒气所结，详问之。牛沉思良久乃曰：与朋友某君，因事未洽，存怒于心。魁曰：否，察汝之喉症，肿处在右，纯与女界发生怒气。不待言矣。牛某恍然悟曰：吾之胞妹，出嫁有年，囊有微积，每岁委余代理，借生利息，兹因年在迩，债户手乏，求缓期付利，吾妹不容稍延，否则非余代偿不可，值此岁暮，生意萧条，无力照办，吾妹讨债之状况，诚难堪也，使我含怒，恨其无情，然未出诸口也。魁曰：既知致病之因，应将怨恨全消，心中争不是，而喉肿必愈，每日宜问信实，补气活血。说毕，牛某既觉咽喉松畅，当饮麦茶两碗，又逾片刻，喉中作痒，咳出脓血盈碗，咽喉立时愈矣，确是心内返回阳光之效验也。

年老争贪半身不遂

李庆林者，乃商人也，住营口围垣老扬武门外第九号门牌院内。时年六十二岁，患半身不遂，医药不效，家人忧之，有孙洪镐者，与李至契，来会恳求施治。魁即劝之曰：凡人生在世，奔波劳苦，为一家之生计，理有固然，但得分清，应进、应行、应收、应止之必要，人生一世，转瞬光阴，如白驹过隙，而一世之光阴，仅作四季看之可也。查由初生，至二十岁谓之春季属木，万物发生之始，乃人生学道之时也，在此二十年之内，练达人情，习学事业，作一生之基础。由二十岁至四十岁，谓之夏季属火，万物发展之期，乃人生行道之时也，在此二十年之内，实体力行，勿怀退志，作一生之天职。由四十岁至六十岁，谓之秋季属金，乃万物收成之际，乃人生成道之时也，在此二十年之内，金风肃杀，锻炼陶镕，作一生之巩固。由六十岁至八十岁，谓之冬季属水，万物储藏之期，乃人生了道之时也，在此二十年之

内，洗心养性，凝静不溢，作一生之闭守。察阁下之年岁，正届六十以外，已交冬季，应将爱恶之性，及贪争之心，一概收敛，勿存企望，息心寡欲，以观晚人之成，岂可恋恋于财帛，而作无益身心之苦思哉？观汝是木火土性，缺金缺水，宜问柔和，将心中装的烦怒之人倒出。李某遵行，虔诚问性，一二日间，即觉气血疏通，其半身尤渐活动，至旬日，即能下床举步。迨至一月，周身舒畅，动转自如，完全愈矣。

赈济疗病

北平得胜门外西营防住户王福临者，年三十八岁，一家七口，贫难度日。依泥水工作，赖资糊口，奈无工作，忧思成疾，心胃作痛，卧床不起，而一家之生活，更为无路矣。时值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中旬，魁到北平充任放赈委员，调查贫户至王宅，见王福临卧床叫苦。询问病源则不答，妇云因无米无柴，断炊已二日矣。见其家妇女二人，面带饥色，询知系属婆媳，而床上爬者、坐者、卧者婴儿四个，有拿臭粿几小块，互相争夺，呱呱不已。仅租土破平房两间，床上并无遮土之席，身着败絮，似如悬鹑。孩童晓晓，下体冻紫，可云苦矣。魁当劝说王福临，将心放宽，绝不能病死，余以钱助你，不要恐惧，由囊中取出大洋五元，交与其母，嘱其买白面四觔，豆油一觔，煤球一百觔，速做白面羹汤，全家饱食，以免饥馁。并嘱福临，食毕发汗，汝病必愈。

次日魁到王家，发给小米一袋，包米一百二十斤，大洋十元。而王福临由床下地，叩头不遑。问之病状，答言昨晚汗出，今日痊愈矣。

助款疗病

梁国兴乃盖平县西张家瓦房人，家境寒微，在营口大街，宝华斋学徒。国兴之父早故，其母三年前，与兴订婚。现今男女成年，岳家催娶。兴母因之家贫，无力作聘，当求暂缓，岳家不允。国兴心中急躁，因思婚成疾，气弱咯血，奄奄一息。号中财东尹瑞峰先生，见状甚危，遣人至道德会，请求施治。魁到宝华斋，询问得病原因，始知前情，见梁国兴，形容憔悴，面貌黧黑，察其形性，系木火土性，缺金缺水，不能随方就圆，令问信实，以助元气。复与尹瑞峰言曰：贵号之柜伙，乃思婚之病，因其手中钱乏，不得早日完婚，若不设法助成好事，而吐血绝难消止，恐有性命之虞，尹公曰：此事不难，吾等助款为之，谅有大洋六七十元，购备彩礼，必能足用。高心一阎海川各助大洋二元，托人择吉纳聘迎娶可也。国兴闻之窃喜，自贺花烛，指日可待矣。每日遵问信实，不数日精神复原，咯血之症愈矣。

痰喘气弱

吴文钦者，住海城县南乡八里河子村，因乡间不靖，迁居城内，以避匪患，暂作负贩。为补日需，是以携货，来营出售，核之物价，共值四百圆之谱，托人寻觅购主，已有成议，将货如数付讫，以凭收取价金。不料当此人心叵测之年，君子小人，实难辨识，只知自己之诚，未防他人之诈，致遭骗术。吴文钦虽然伤此巨款，而家道殷实，不致为累。但遭逢意外，愧悔交集，烦恼备至，是以忧思成疾，痰喘气弱，医治无效，来营口道德会，请求施治。

魁问得病原因，始知前情，劝曰：凡人间钱财，乃世界流通物品，交换货帛之媒介，财来则理之，财去则了之，故名之曰川流不息。足证钱财，不能凝积于一处，然而有去必有来，故又曰周而复始，源流不竭也。今汝被骗，由人情论之，未免于理不合，使人恼恨，理有固然，若以因果察之，当有循环在焉。如前世有欠他人之债者，今世被其诈骗，乃是了结一笔债务也。若前生不欠他人之债时，今世被其诈骗，乃是积存一笔债权也。今世因来世果，循环报应，必有偿还之一日，是不待言矣。况忧思悲恐惊使人伤神，而恼恨是毒药，使人致病。汝因失去身心以外之附物，何苦徒作无益之楚囚耶。劝汝保身为重，速将恼恨之人倒出，病能痊愈。看汝系木火金性，缺土缺水，宜问信实，补助元气。吴文钦闻说遵行，虔问信实，届五日病痊愈矣。

八旬老叟怒肉攀睛

海城县邑北腾鳌堡街女义学校，胡洗尘先生，八十一岁矣。精神健壮，老目无花，忽患怒肉攀睛之症，医治无效，心甚苦之，来至营口道德会，恳求施治。魁曰胡老先生，为善二十余年，功德无量。兼又奉佛诵经，大开知识，尤应洗心涤虑，如明镜之无尘，方为名实相符。既自命洗尘，何又被尘俗所蔽？察阁下之目疾，纯由烦人而成。每日用眼耳鼻舌身意掌权，将六贼引入，致发生目疾之苦。摇撼六根，而六根不固，百魔生矣。焉有不患目疾？从今只要闭住六门，勿染六尘，而六根自然巩固。彼之六贼则为无害于我矣。胡洗尘闻毕，每日虔诚忏悔，将烦毒扫除，清心涤虑，届至七日，目疾愈矣。

失孝于亲篙竿伤手

孙景余，时年二十七岁，系营口辽河迤北小庄子人，因习撑船为业，故移家营埠，在西潮沟中华桥街，父母在堂。业已娶妻生有一子，并有胞弟尚幼。孙景余每日在河中，驾船载客运货，以谋生活。

一日撑船使篙，用力太猛，被挽竿将左手碰伤，创口润进生水，当即肿痛难堪，脓血淋漓，四月之久。医治无效，迫出无奈，来会恳求施治。魁问曰：汝手未碰之先，与何人生气乎？孙某答曰：无之。追问再四，势难隐瞒，乃曰：实与吾父斗口，因其老迈嘴碎，凡事多管，不遂我心，然若平心而论，实非吾之罪也。魁劝曰：须知为儿女者，以孝为本，汝愿手好，宜想汝父亲好处，返回阳光去病，宜问明礼活血。

孙某遵行，手即见效，次日劝告曰：父乃天也，尔怒汝父，即为伤天，不敬汝父，乃是欺天，汝何敢谓非汝之罪也。汝欲望手创早愈，回家见尔父母，叩头认罪，并须诚心尽孝，倘若虚心假意，不但无效，且可增罪，并须在灶君位前，设誓悔过，朝夕虔问明礼，果能实行，汝手必愈。孙景余回家，果然遵行，四日手疾痊愈矣。

病消能食馒首六个

吕松山者，乃道德中明达之士也，家居奉天省城大西关，时年三十五岁，患脾弱肝气不舒，胸膈膨胀，消化不良，屡经中外明医诊治，而华洋药物服遍，终无转机，嗣后来营口本会，恳求施治。魁曰：看汝系木火金性，五行缺水缺土，木性作事耿直，专不服人。火性作事敏捷，惟听逆耳之言难过，缺土不轻信人，缺水作事不能随方就圆。汝因怒怨生病，你愿病好，速将心装的怒怨倒出，虔问信实，活血病愈。吕松山闻说遵行，问性三日病好。其后二日看其病势反复，又劝许多言语。吕松山曰：近日秋风肃杀，冷气逼人，寒慄透骨，需用棉衣，屡与家中去信，命交邮局寄来。而回信言及，必待月之十五日，方可遣人送到。使我病躯等候，情何以堪？故又添此怨恨，今听金玉良言，得蒙超度，受益良深，自今以后，五内怀恨，力行扫除，不留余痕，是日午膳，食四两重馒首六个，足证吕松山之病，一言中节，如钥入锁，豁然而开，凡以前之脾弱膨胀，肝气不舒各症，统被道力降服，消灭罄尽矣。

肾亏滑精

营口县署后街，荣和兴执事，葛荣三之妻高氏，生一子二女，长子庆文，年十九岁，患肾经病，四肢无力，腰腿疼痛，医治三载未愈，嗣后烦营口县署解镜波之太太，转求本会施治。魁问得病原因，据葛庆文声称，由十六岁四月间，患双目昏花之病，及八月间，遂添滑精病，至十七岁，添患心迷哭笑症，到五个月卧床不起，吾父闻东青堆子有巫妇，善占手卦，知人吉凶祸福，兼能治病，遂往求治，报告病状。据巫妇曰：汝儿哭时，焚化纸钱，偿还冥债，哭病可愈，日后在恳求佛道施治，病或可愈。后到楞严寺恳求安大法师施救，当蒙慈悲，法师跪在佛前，求茶一碗，服下将腹内淤疾打下，兼用佛法圈化，腿疼症减轻，始进饮食。安大法师疗治两月有余，幸能起床，病好大半，惟滑精腿痛病尚未好。经中外名医调治无效，巫医计经二十余名，毫无效果。

以上为庆文所诉情形之大概也，余查庆文得病之根，因汝母心中，受怨怒烦三毒之害，当向高氏曰：汝愿儿子病好，将心中装的怨怒烦倒出，问柔和补水。令葛庆文，亦将心中怨怒烦倒出，问明礼不怨人，严防勿生私欲，勿起邪念为要。庆文遵而行之。问性七日，病立愈矣。

妻阻悌道不醒人事

王锡福，年四十九岁，患病不醒人事，寄居营口罗锅桥街。烦人来会，请求施救，当派鲁化民金淑贞同到王宅。询问得病原因，而王锡福，不醒人事未答。其妻言及吾之夫君，前三日往小红楼，听王老善人同特别团讲道，回家言及，我于五岁丧母，十岁去父，孝道未尽。想胞兄住居天津，长嫂已故，留下一子，年十三岁，屋中无人照管，如能将侄招来，于营口入校读书，尚尽悌道。妾遂阻之，谓已分居多年，何多此一举，迨至翌晨未醒，亦不懂人事，今已三日矣，未晓何故？金鲁二位女士，闻之言下大悟，知到王锡福，欲尽悌道，受妻胡氏所阻，心生怨恨致病，即用双手，撮病人前胸及脑盖，以解心中之火，令该妻说争不是话。约过一小时，自听王锡福咕噜一声，当时能言。说吾心中忙热，令问明礼，由此倏然病愈。

矣。

死中求活

辽宁县商务会长兼红十字会首领，阎仕选之孙，年十九岁，患病医药罔效，已死成殓。棺盖尚未严口，因其祖母痛孙心切，阻拦留缝，言心口窝间，尚有微动之气。时当康德二年三月十五日，值万国道德会辽源分会，会长率领职员，及全体学生，赴站欢迎王老善人，鼓号喧闹之声，达于街巷。阎宅闻听邻人传说，王老善人之随员，善能讲病，即烦人向王老善人恳求施救。当遣朱品一、齐子珊同到阎宅。死人心口窝间，果有微动之气，吩咐将病人，由棺中抬出，送到屋内，令病人之母亲妻子，沐手焚香，跪在灶君前，代病人悔过，及悔自己之过，约二三小时，病人果然复活，因之事出神奇，当经各报馆，公布全国周知矣。

井前疽症

营口县共济堂主事许萃然，年四十一岁，患井前疽症，经中外医治，数月无效。嗣后来会，恳求施治。魁问得病原因，据说为家庭分居，向胞兄生气得病，初患心忙，后在胸前生疮，与皮肤一色，不红不肿不痛，刻下疮口色黑，按医书所注，疮名井前疽，为不可治之症。经过多医，推辞不治，特到贵会，恳求施救。言前与胞兄生气，全属吾之过也。魁闻此说，劝曰汝能认错悔过，疮能速愈，心诚者得救。王老善人说，人由三界生的，受三界管辖，动脾气天降灾，有私欲心受冥府治罪生病，身不守法受官署处治，非系空言，确有实验。阁下知改前非，虔心悔过，实行孝悌之道，病灾必除。看汝系木火金性，宜问信实，补土活血。许萃然闻说遵行，问性月许，病痊愈矣。

痰喘吐血

营口县小红楼院里，九如堂刻字铺财东邢九卿，年三十五岁，患痰喘吐血，气弱已极，医治无效，来会恳求施治。魁问得病原因，据说因胞弟好赌，徒弟不服约束，生气得病等情云云。余劝说，时届三期劫运，凡五伦之内，不是讨债，就是还债，为人皆应认清，须知钱财为世界之物，谁死不能拿去，汝愿好病，速将心存的恼恨之人倒出，想他们好处，此谓拨阴取阳去病之法。为兄者应尽爱弟之道，为师者应施宽容，提拔徒弟之心。看汝系木火金性，宜问信实，补土助元气，戒管家事柜务，勿生贪念。九卿遵行，问性月许病愈（邢九卿到会时病状，吐痰味臭，痰色红紫。据医士说，肺脏已坏）。魁劝说慎戒恐惧之念，生死掌于自己，尔愿病好，速将恨恼之人倒出，可保尔不能死。

服毒复活自述

营口县东北第三区三家子住房，李生之妻郭氏，生一男六女，其后夫妻相继病故，子女自谋生活，惟第四女李志云，年十七岁，经胞姊高李氏主婚，许与王惠轩为妻。过门之后，

因夫学习买卖，年得薪金不足度日。王李志云，学习缝纫司机，三个月毕业，后任司机教师，月得薪金三十元，助夫之需，夫妇和睦。结婚年余，生一女及满月时，戚友皆来贺喜，王宅设筵，酬谢来宾，言欢而散。而王惠轩携带所收贺金，遂入赌场，除输现洋而外，下输欠帐八十余元。

李氏闻说，心中酸痛，向夫君劝曰：日前输洋二十元，勉强还付。君说戒赌，今又输此巨款，毫无指项。现在度日艰难，增此债累，自寻苦恼，未悉何故又赌？其夫戏曰：因汝养个女孩，吾心不乐。李氏闻说暗叹：可惜我辛苦为家，空自费力，不如寻死了事。回想二年前，老娘婆婆，给我个治痢药方，草药内有红樊半茶碗。由柜中取出服之，未几炎热烧心，腹中疼痛难忍，时在民国十年三月五日，早八时丧命，停灵已届两日半。

李氏还魂，又庆复活矣，每谈其服毒已死，言其夫君，即遣人往吾兄姊妹各家送信。因吾服毒身死，夫君见怜，办理丧事从厚，多买纸箔，及锦绣衣服，叫班鼓乐，糊扎各样纸活，因我六胞妹未到，故未成殓。至三月七日晚，八时复活。亲友多人，惊疑诈尸，拟用小磨盘，抬压吾身。幸经夫君阻拦，说我全家共三口，她如复活，尚可过家，她如诈尸，我亦愿死不辞，以免累心。随之将吾身，抬放炕上，过一小时，舌觉灵活，醒而复苏矣。

自述服毒经过烧心之后，忽觉轻爽，走到一关，见门上有“丰都城”三个大字，看守门役数人，阻之曰：须有城隍公文，准尔入关。我不听从，强欲进之，受差役之打数次，后有一老役劝说，始放我进门。入关之后，听有我母说话声音，往前直走，见有房舍入室，得见母亲，哭诉苦状。母曰：尔前生欠王姓之钱，阎君令尔转变女身还债，不可抗违。闻听之下，我心不平，愿见阎君辩论，母亲阻拦，绝不听从。

后吾母恳求一中年妇人，由里屋走出，身穿锦绣衣服，领吾前往到一衙署，走至堂下，见上面坐一位大官，两旁差役甚多。有二差官，管理生死善恶之簿。志云向上问曰：吾有何罪，使吾男变女身，嫁与王家贫夫，确乎不公。阎君答曰：尔生前欠缺王惠轩之债，应转女身偿还。吾仍说不公，阎君怒曰：将王李志云押送血污池，见两旁差役进前，吾见势不佳，请求宽恕，跪在案下叩头，赦吾无知，但愿转生男子富贵之家耳。阎君曰：你欠王惠轩债款，理应还清，本殿赏罚无私，为善积德者，转生富贵之家受福，不行孝悌者，转生贫贱之家受苦。恶人罚变六畜，甚者转生湿化之类。现在尔夫，给汝成扎之钱，本殿核收，代尔分还冥债矣。汝寿能大，勿用恳求，令我站起进前，阎君伸手打吾三掌，令穿锦绣衣的妇人，领我游行十八层地狱，看各狱苦状，类似玉历钞传中，所画地狱形状，皆是狰狞恶鬼。

后走到一处小房，见有六尺高三寸宽一道缝，穿锦绣衣妇人向我说，送汝到家了，将我对缝一掌，耳听人说诈尸，原是魂入身体，幸得复生矣。于是敬告女界同胞，凡为女身者，皆来还债，贫富由命，慎戒妄想。王惠轩夫妇二人，皆为本会会员，现住营口老一局街，门牌第七号。

崩症腹痛

营口县西五台子住户，李刘氏年四十一岁，患经血不止腹痛，经过年余，百治无效。来会恳求施救。魁问得病原因，及家中人数，据李氏声称：因生气受凉得病，昨日服药之后，血脉已断，腹中疼痛。堂上有翁姑、我夫妇二人，一儿二女，共计七人，恳求主任救命。魁

闻该妇语气坚硬，病状危险，不可稍缓。劝曰：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但未省察耳。汝欲病好，回家沐手焚香，跪在灶君佛前叩头，祖先堂前叩首，翁姑丈夫面前叩头悔过，看汝系木火金性，应问柔和，诚意病愈。说毕回到接待室。

据袁主任到前屋报告，李刘氏问曰：向翁姑丈夫叩首，能管保好病乎。话说未了，而刘李氏，自到接待室，向余问曰：吾今日回家，用服药否？魁答曰：余劝尔与翁姑丈夫叩头，尔有犯上之过，故生此病，以良心相劝，为尔疗病。余与尔无冤无仇。余说完之后，又闻袁主任报告，李氏心中十分不愿意，即答其汝回家服药与否，汝自己主裁，前日汝服药时，问过谁的，劝汝戒用识神当家，严防他来盗命，勿以余为仇人。该妇听罢，告辞回家，次日早九时，李氏来会，向魁叩头悔过，据称昨晚到家，向各处叩头悔过，病已痊愈，从今以后，再不敢触亲犯上矣。

眼毛为害

营口县得胜门街住户，王景春之妻修氏，年二十一岁，患目疾六载，医药罔效，经韩君坦之夫人送王修氏到社，请求施治。魁问家中人数，及得病原因，据王修氏言及，自十六岁，眼毛往眼里长，生翳子云矇。十七岁到王家，夫君不务正业，翁父将吾夫妇，客岁逐出，自谋生活，奈夫君不知自强，身染嗜好，昨日吾劝他不听，反受他一顿好打，吾亦骂他，夫君当下，已往他处去矣等情云云。余见王修氏，系木火金性，闻听语气，有犯上行为，设词劝曰：为媳妇应效性如水，意为根，上孝翁姑，和睦妯娌，恭敬丈夫，托满家为己任。凡为妇人，皆来还债，汝欲眼疾好，每日早晨，跪在灶君佛前悔过，誓改前非，日后孝敬翁姑，恭敬丈夫，和睦妯娌，虔问柔和，约有月余，目疾痊愈。

产后惊唬经闭

台安县北梅家窝铺住户，李贵春之妻吴氏，生三子，其第三子媳，张氏玉坤，初过门时，家庭不和，起讼离婚，后经劝说，并告其贤妇不嫁二夫之理，不然遗臭万年，凭己心自裁可也，张玉坤闻劝，恍然大悟，甘愿痛改前非，向翁姑叩头领罪，夫妇仍归旧好。后张玉坤，加入游行讲演团，协助劝化世人，经过锦甯广义等县，劝息离婚案计十八起，众人称赞。嗣后张玉坤怀孕，临产受风。经过五日，其二伯夫妇，言语失和动刀，二伯嫂呼救，玉坤目睹凶状，顿受奇惊，不醒人事。经长嫂呼众人唤醒，自此经血闭塞，停结二十余日，百治无效，合家束手。魁闻张玉坤患病，念其劝人前功，步到梅家窝堡张宅，看其仅住土平房，上东屋二间半，室中有猪食缸，猪食槽子，其上西屋二间半，系张玉坤老爷公公住，屋里西里间作驴圈。步至房门，即闻臭味触鼻。步入中门，见张玉坤卧在床上，忽醒忽迷，气息奄奄，素知张氏，系木火金性。领问信实三日，精神复原，问信实至五日，经血病痊愈，幸免鬼籍。望世人注意，产室门窗，皆须严闭，慎戒喧闹斗殴之事，为要。

经血不止

岫严县东南关住户侯长胜之妻张氏，年四十一岁，生一女，适刘姓为妻，翁姑早故，而

张氏专权，自主内政，对丈夫出言公然不逊，其阉威之烈可知也。岂知以下犯上，大违人道，故患经血不止，俗称崩症。医治无效，已经五载。该妇遣女婿刘锡三者，来会求救。魁同到侯宅，询问人口几位，夫理何业。张氏谓家中仅吾夫妇二人，夫卖鲜果为生云云。魁闻张氏言语伶俐，语气强横，系木火金性，汝愿病好，应尽为妇之道，跪在灶君前，叩首悔过，向夫君行礼，虔心问柔和，说完回会。魁自觉舌根硬痛，类如火烧，伏思自省，已悉与张氏说病，再之太轻之故。此等刁妇，宜令向夫君叩头，以正夫妇之道也，心中忏悔已过，未逾一小时，舌痛痊愈矣。速赶复到侯宅，令侯张氏向夫君叩头，立誓悔罪，问柔和，说话认不是，三日后病愈。

注：凡讲病者，须知诸佛施恩，整理人道。与土水性人说病，贵宜缓说病人之不是，自然引出真话，当病状危险时，宜向病人直说，速将心中装的人倒出，告知人道为要。

疗毒串经

本溪县牛心台村住户刘荣昌之老儿媳妇张氏，年二十五岁，食物不慎，好食贱肉包子，内有死生畜肉，忽于头部，患生疔疮，串入经络，头面浮肿，双目仅存一缝，医治化钱四百余元无效。时逢魁查学到刘宅，就便告知张氏为媳妇之道，须知上孝翁姑，下睦妯娌，助夫成德为要。汝愿病好，跪在佛前，诚意悔过，问柔和，二日病愈。

产后受风

海城西牛庄住户，富绅李春泉先生，因辛未年九一八事变，迁于营口县西大街，暂侨居之。李公之长媳何氏，生女临蓐，产生受风，病势危急，来会求治。经金淑贞迟效容等，按五行性理说之，病稍见轻，惟心存恨人之五毒，该妇不说，搁置心中。待至半夜，病势复犯，看护妇前来报告。魁至养病室，病妇微声问余曰：阎主任救命吧。余看何氏，心神不安，病状危险，魁领问柔和二百余声，何氏病状稍稳，劝曰汝系读书明理之人，汝母何太太，视汝为掌上宝珠，惟汝心装的五毒之恨，再不迅速倒出，藏之于心，命恐难保，且为不孝也。汝愿病好，速将心中恨怨者倒出，问柔和。何氏闻说遵行。据称在天津住时，夜看电影，吾愿将小男孩，给他父亲看视，而夫君未允，吾心含怒，携儿同至电影院，闭幕归家，儿之叔父，携其先归，因未穿小大氅，致受风寒患病，医治将好。又因认字块，有不识之字，受他叔父罚跪。其后吾又携儿，至何公馆串门，其外祖母，为之买蟹与儿食之。后来吾儿患病死去，吾心中十分难过，我恨他父亲，不照看小儿，恨他叔父，不应罚跪，恨他老娘，不应给我儿螃蟹食，复想我决不应看电影。以上皆系我之过也，想他父亲、他叔父、他老娘，皆视吾之小儿，如掌上珠宝，岂有恶意？儿之生死有命，吾之暗生恨怨，皆为我之罪也，当问柔和百余声，妇病转危为安。后问性至八九日，病愈矣。

乳痈疼痛

海城北三里桥子住户，刘某娶妻王氏，年二十三岁，生一女二岁。王氏性刚强，夫妇之间，言语不稍逊让。一日王氏与丈夫失和，卧床沉睡，致压乳囊，血管闭塞，夜间结核，次

日微硬。刘王氏毫未介意，坐车往兴隆寨娘家串门，因受车惊。王氏乳痈症红肿高大，医治无效，疼痛哭声不止。嗣后烦人恳求阎张化民往治，同到王宅，见王氏乳痈，已出九个头，非一二日能愈，当用按摩手术。摩治止疼之后，王氏到大河沿，刘希全家，以便请阎张化民施治。次日化民，向王氏说，汝愿病好，速将汝心装恨怨之人倒出，效行为媳妇道，孝敬长上，和睦妯娌，恭敬丈夫。每日早晚，跪在佛前焚香，叩头悔过，常问柔和。该妇闻说遵行，病甚见效。后有妇之姑老娘杨刘氏，见王氏乳头，肿的甚大，猝然曰：这病可不轻，莫如请位先生医治，恐有性命之忧。而王氏闻说，元性受惊，乳症复犯。即请阎张化民施治，见王氏乳痈口变黑色，惊曰：汝必定住心念矣，如不诚心信吾，可另延请他人医治，以免两误，就此告辞。奈刘希全，再三恳留，代诉王氏之非。阎张化民说，王氏汝患乳痈，休当儿戏，须知灾病，皆由心造，如求余说，不可轻听外言。余今问汝，日后如不定性，汝病恐难速愈，果信吾话，每日早晚，仍跪佛前焚香悔过，有一分诚意，病好一分，有十分诚意，病好十分，虔心问柔和补水，说话认不是养气。王氏闻说，当时遵行，问性十余日，乳痈症痊愈。

注：凡有乳痈症，肿出脓之孔，用开水烫白菜叶，粘贴三层，每日酌换一二次，最有效验之方也。

痿症六载

海城县北冉家堡子住户，冯元起之儿媳张氏，年二十八岁，于右腿股际，患发痿疮，屡治无效，后到奉天某大医院，住院疗治，月余无效，嗣后到邻村大河沿阎宅，恳求施救。阎张化民见痿处，与好肉皮一色，淋痿不止，视该妇系木火金性，知妇言语，素不让人，有失妇德，向该妇曰：汝愿病好，将汝心装恨烦倒出，向灶君前叩头悔过，向翁姑叩头领罪，问柔和五日病愈。（查冯张氏，因在家不孝翁姑，每日着老翁父煮饭，该妇坐食，有失媳妇之孝道，故患痿症，劝妇人慎之戒之。）

痿症八载

海城县东北中所屯住户，王某之妻刘氏，年五十岁，生三子一女，其女言语敏捷，在家协助父母办事，邻居者皆称之。该女年届二十一岁，许与西村管饭寺王姓为妻。择吉拟娶，送过聘礼之后，王女忽然患病，卧床不起，两腿弯曲难伸，医治无效，经过八载。烦人到腾鳌堡淑贞女义学校，恳求施治，而教务主任刘惠忱先生，遣魁同赵惠卿王履忱等前往，至中所屯王宅，见王姑娘，住上西外屋，询问得病原因，据王姑娘称，系由惊唬得病。魁答非也，汝愿好病，须将得病真情说出，心诚者好病，但该女不说真话，当难追问，恐伤人情，令问柔和。

该女遵问柔和，闻声诚确。问二点多钟，毫未见汗。时届子时，熄灯安眠。魁等同王女之父同宿西里面，一夜无言。翌朝未起床时，魁向赵惠卿曰：王姑娘不欲好病，不与吾们说真话，今日朝膳后回校。该女父亲答称，吾女不能出伪言。魁曰你女说话真假，吾等皆知之，用假话向汝夫妇说则可，向吾等说亦可，惟上帝佛祖，不让人欺。该病人不说真话，不能见效，女父再四恳留，王姑娘始将实情说出。谓奴当二十一岁时，经媒人提亲，系管饭寺王家。我父爱王家之富，允许业已会亲。嗣后邻妇李大婶，向我母亲说，王家有地四十多天，侄女

婆家甚好。母亲答称，闻说王女婿命硬，已克去未婚之妻一房，恐与吾女儿不利。奴闻此言，恨父怨母，日久生病，暗中落泪，尤疑丈夫命硬。迨至订娶之时，而病躯愈重，腿痛拘挛。请医调治，用砖烧红浇醋，至将股内腿里受伤，日后溃乱，又用清凉散等药敷之，有月余，上下皮肤连成一片，不能舒伸。而夫家闻吾腿废，迎娶之事遂罢，迟至今日，已有八年，闻夫家另娶他姓之女矣。以上所述，乃心中之宿恨也，影响脖子生瘰一块，迭治无效。

魁等劝说，凡人一生，造化有定，婚姻有份，灾病祸患，皆系天命，俗人不知。时届劫运，皆来了债，惟还账讨债，样式各有不同耳，劝汝应须认命，勿生恨怨，如愿病好，诚心争不是，想尔父母好处，将一切恨怨，尽数倒出，虔问柔和，则病可愈。该女闻说遵行，经过五日，瘰症痊愈，左腿能伸，惟右腿上下连接，不能伸直耳，能行动矣，亦云幸矣。

狐蛇作祟

奉天省城大南关高某之妻赵氏，年二十八岁，到海城北小河沿娘家省亲，偶被邪祟所凭，颠狂谵语，喜笑怒骂，歌哭无常，延医请巫，百治无效，烦董益三请余施治，余因无暇，遣阎张化民往说，次日巳时。魁至赵宅，赵翁谓女受邪魔作祟，一夜未安，令夫人一宿亦未得安。魁向病人曰：汝是狐黄鬼蛇何仙，向吾说明，或因高赵两家有得罪之处，可否看鄙人之薄面，将妇女饶恕，令其设祭领罪，余向与诸仙结缘，不欲结怨，劝诸仙修行，勿失正轨，将来名列仙籍，天堂有位，劝说三小时之久，毫未接言。余即怒曰：汝仙如不说话，乃是容心阻拦善道，自取堕落。欲想逃出百步之外，比登天还难，将来恶狗伤身，到在那时，勿怨阎某无情也。同时告阎张化民，汝今夜住赵家，守护病妇，邪魔如不宣誓，不准他们逃去。说毕辞别赵君回里。

次日早膳后，仍到赵家，据赵君同阎张化民报称，昨晚九点时，狐蛇恳求释放，日后绝不违犯，倘有食言，五雷轰顶云云，化民当允他等自去。魁向高赵氏曰：汝知病由何处来的，今后汝愿病好否？赵氏答曰：吾不知病由何来，情愿病好。魁向赵氏说：因汝不孝翁姑，不恭敬丈夫。汝愿病好，由今日起，孝敬翁姑，助夫成德。话言至此，而蛇仙接言，吾特来领罪，然赵氏不孝，故来治理。今后赵氏尽孝，功为我等。魁接曰：余不争功，全归诸仙功德，但问日后，诸仙再来否。答称吾辈，不敢冒犯，自取罪愆。余劝说蛇仙，须知蟒仙风云子、柳真人，皆由正道，而列仙班，此乃明证也。蛇仙回言多谢，稽首告辞。逾时赵氏苏醒，邪魔已退。由此该妇悔过，日益尽孝，赵氏病愈，永不犯矣。

双目云翳

辽宁县东南十间房村孙实真家，自立女义学校。魁同刘玉清先生查学到孙宅，时有梁氏妇，年四十五岁，二目瞳仁被云翳障蔽，已二十余年。仅于白昼间，能辨人物之大致而已，医治罔效。该妇来孙家串门，而孙实真之夫妇，代求施治。余曰：你们老孙家饭，不让白吃，惟恐梁氏不信，终归无效。然人情应尽，向梁氏曰：汝系木火金性，缺土缺水，木性人作事有主宰，不肯服人。火性人心高爱好，作事躁急，而金性人言语爽利，倘不如意，一触即发。汝之目疾，受心躁心急之害。余正说得病之概况，奈该妇未听，仍日向他人叙话。余向孙实真曰：今遵阁下之命，与贵亲讲病，奈梁妇未听，至此作罢。即同刘玉清先生，往街上流览，

视察山景，约二小时回校。而孙实真代梁氏道谦，请恕其不知讲病之理，然确属诚信，再恳求施治，遵行不悞。魁答曰：梁妇听否，与余无干，梁氏果能诚信，其病必好，如不诚信，目疾难好，余为说病，毫不怨人，阁下又令魁说，请梁氏注意，汝愿目疾好，须将心中装的怒烦之人倒出，想他人好处，虔心跪在佛前问柔和。梁氏遵行，问性一小时，周身汗出，当时目疾，已好大半。次日仍问柔和，云翳已退。

注：凡患目疾者，皆有犯上之过，故有斯病也。

暴发火眼

海城县北大河沿住户唐某之妻阎氏，年三十七岁，生一男一女，女名文治，在台安县充教员。魁查义校回里，到唐宅告之阎氏，文治在外，任教职顺善。见唐阎氏卧在床上，呼号不止。询问患目疾几日，曾请医否，据唐阎氏说，已经头疼五日，而眼珠亦被云翳遮满，早已看不见道路矣，医治恐难效验。魁说汝愿目疾好，跪在佛前问柔和，见汗头必不疼，目疾亦能见效。阎氏遵行，令儿秃子沐手焚香，将阎氏领到佛前，跪下叩首，问柔和一小时，头已止疼，休息半小时。魁又劝说，汝愿目疾好，跪在佛前，将装怒烦人倒出，诚意则云翳必消。唐阎氏说，除将小秃子他父亲装在心里，再无别人，余劝说须知道为妇女的，皆是还债的，应孝敬长上，恭敬丈夫，教训子女。唐阎氏闻说，跪在佛前，焚香悔过约一小时。唐阎氏忽说，吾能见手掌之纹，足证心诚者，病必愈矣。

干血癆症

海城西北三道岗子住户王戚氏，年二十三岁，时值正月，乡间惯习，互相宴会，以表敬意，而连感情。戚氏婆母曰：今日请客用粳米煮饭，令将水烧沸，再行下米，务要饭性软硬相宜为要，但戚氏系城里娘家，未晓煮饭之理，凡量米用水，均不知多少为适宜也。待客齐集，翁父劝饮尽兴，则进饭以餐，不料饭已成胶调之粥矣。姑恐来宾怪其吝嗇，力曰媳妇不遵教法，饭成乱泥，难适众口，愧对光临，望勿哂也。妇闻之羞愧无已，暗恨婆母，不应当众斥责，因此患病，医治无效。至五月间，妇病加重，卧床不起，待至九月间，仅存呼吸，势已垂危。烦人接请阎张化民到王宅，见病妇面如死灰，气若悬丝，详询得病之由，始知前情。乃用作媳妇之道劝之，告知恨怨恼怒烦五毒之害，速宜倒出，可保生命，宜迅速争不是，返阳光去病，凡为妇女者，皆是还账，宜孝敬长上，恭敬丈夫，令问柔和，该妇闻说遵行，问性三日，大病痊愈。

敬夫病愈

海城县北大河沿住户，王木匠之妻李氏，年三十八岁，生一子二女，其夫因双亲已故，无人管束，流连赌场，李氏初劝不改，久则夫妻反目。王某肆行无忌，或深夜回家，李氏不交一言，心性恨怨，初患心忙脾弱，日久经血不调，腰腿疼痛不能动作，医治无效，请阎张化民救治，故往视之。见李氏横卧榻上，详问得病之由，李氏洒泪陈述，其夫赌癖，不顾生计，因此恨怨成疾，自叹命苦，生不如死，泪下如雨。阎张化民劝曰：见识错矣！汝夫好赌，

日夜争吵，古云是大不服小，是男不服妻，加之当众吵闹，感情大伤，岂不知手持木杖唤狗，欲唤其来，而实使其愈远也，凡处夫妇之间，劝其改行，须用恭敬感化法，以理化之，庶可有济，否则无效。汝愿病好，速应改善，宜问柔和，说话认不是，嘱毕辞去。李氏听劝遵行，迨至夜间，其夫叩门声急，李氏用善言应之，并唤长女说，汝父回来，迅速开门，女父进屋，李氏又唤女曰：快与汝父备饭。又向夫君曰：地下寒冷，你快上炕。其夫见妻，如此蔼然，故意问曰：莫非今日太阳由西出乎？你能说出这番话。李氏曰：妻因病魔，前言触犯夫君，吾心甚悔，万望宽恕，则感之至矣。王某曰：吾从前无心去赌，看你怒脸愁眉，故使我一忿而去，致入赌场，由今日起，你能有好心敬我，吾誓不赌钱矣。王某改行，夫妇和睦，而李氏虔问柔和，不数日病痊愈矣。

注：凡为妇女者，宜效性如水，诚心尽孝为己任，倘遇丈夫有嗜好者，宜立志恭敬，用感化法最善。

心口疼痛

辽阳县东南十间房村王氏妇年四十九岁，生三子娶三媳，家称小康，惟丈夫好赌，将家产卖尽，因生计艰难，故往黑龙江省择地迁居。先遣长子前往，复信报告，已择妥拜泉县地，可选吉日，全家移来。而王氏妇，因娘家老母亲，年已八旬，当此别离，心恨丈夫，如不赌钱，原产不卖，足能度日，何致远别老母，心中十分难过，因恨患心口疼病，翻滚床褥，勺水粒米，不能进口，已经六日矣。医生束手，不与药剂，家人无策，啼泣而已。后烦孙实真代求施治，请魁同到王宅，见病妇卧在榻上，气色如灰，询问得病原由，病妇不懂人事，家人代答，始知前情。令将病妇唤醒，以便劝说，经家人叫唤数次，奈病妇精神不振，仍旧沉重无神。见病妇不能纳言，当既告辞，奈王家之人，拦阻中门，众声求救，将病妇惊醒，遂就机劝说。汝愿病好，速将心中装的人倒出，闻说汝娘家，有老母八旬，汝家迁居江省，日后复来较难，但汝未知，吾们义学教员，坐火车按四扣钱买票，每年届寒暑假，互有往来，花火车费无几。汝想你母亲，随同教员，坐火车减价可来，不然候汝母亲，黄金入柜，后去亦可，须知道人生天地间，富贵由命，如将恨人之心解除，病能痊愈。看汝系木火土性，宜问响亮补金，该妇闻说遵行，当日病愈。

喉患白喉症

营口西大街义兴成余记药店财东牛香圃之妻杨氏，年二十九岁，偶觉喉痛，请人视之，高肿色白，逾夜咽喉闭塞，滴水不能下咽，势甚危险，凡营埠名医良方，延用殆遍，皆无良好之希望。嗣后来会恳请，遣人施救，当派金淑贞、迟效容女士，同至牛宅，见杨氏系木火金性，缺土缺水，在脖颈骨上，右边高肿，询问得病原因，据说因家庭小事，与丈夫生气，令问柔和，稍较微好，至晚告辞，回会报告。魁闻俱悉，向金迟二女士说，凡患乳蛾之症，咽喉肿处，分别男左女右，色白膜厚者，名曰白喉，乃最险之症，要稍迟误，塞满咽喉，命在顷刻间耳。病妇不说真情，绝难挽救，该妇咽喉右边高肿，确是对女界，说噎嗓子话来无疑。次日特请金迟女士同到牛宅，视查咽喉肿处，毫未见消，即向病妇曰：汝愿病好，须将生气恨人之实情倒出，病能痊愈，吾说良言，倘当儿戏，恐有性命之虞。据杨氏说，吾丈夫前年与一个妇人，所借之钱，已代偿还，客冬又求借钱，香圃又与其贷借，因此吾恨该妇，

毫无信义。吾向香圃说，少管借贷，奈丈夫不听，反说许多气话，责吾不济贫人，想来皆是吾的错。金迟劝曰：凡女子适人，嫁夫从夫，且妇女尊贵，确由夫之身分而得来。况且汝家之金钱，皆由丈夫能力而得之，如得之则喜，失之则怒，此非重伦理，乃重金钱也。杨氏听说，自己悔过，约四小时，咽喉肿处出头，吐出脓血盈碗，咽喉松畅已极，当用饭食二碗，次日痊愈矣。

注：足证上天整理人伦，慎戒说非礼之言也。

血崩不止

营口县西艳芳里门牌一号张大威字子扬，妻周氏年三十二岁，患经血不止症，经医调治，六个余月无效，遣人到会，请求施治，当派金淑贞迟效容等同到张公馆。报称见张周氏，系木火金性，言语爽利，刚强之性也。询问得病之由，据称因事抵触，与夫少有冲突，妾之鲁莽，亦常有之。金等答曰：咱为妇女者，皆有原因在焉，世称还账之女子，讨债之儿孙，诚不虚也。况且古训，女子以夫为天，何可逆转乾坤，阴阳倒置。汝之经血，焉有不患逆行乎。欲期病好，将装的恨怨倒出，向夫君赔罪，应问柔和，说话认不是。该妇遵行，悔过誓改前非，且谓吾病果好，誓愿自立女义学校，周氏问性，二日病愈。

癆病上床

高氏妇，前夫病故，改嫁张某为妻，住营口老爷庙街，逾年生一女孩。张某守鳏半世，盼子情殷，见妻生女，大失所望，心甚厌烦，对于产妇，凡饮食所需者，皆吝之。日以豆油熬菜，不适于口。妇向夫讨买小蟹熬菜，以助味鲜。其夫怒曰：汝是不填还人之物，如能生子，每日吃鱼吃肉，吾心不惜，汝生女孩，吃饭即是便宜，还想螃蟹解馋耶？熬瞎双眼，绝不与焉。高氏见夫情义甚薄，怀恨在心，竟在月中，染成癆病，医治无效，卧床不起，死在旦夕，着人看守，八日夜间，抬上灵床三次，气息奄奄。嗣后烦人来会，恳求施救，当派朱长贞迟效容等，同到张宅，见病妇斜卧榻上，呼吸之气，若断若续，乃大声说道：汝有何事冤曲，向吾们说说，汝病就好了。高氏哭述丈夫待她苦情，大哭特哭。朱迟等劝说为妇之道，汝系木火金性，缺土不轻信人，缺水不能随方就圆，因不随己愿，心存恨怒烦，初患心忙心热病，及四肢无力，心觉杜塞，肝气不舒，确受五毒之害。汝愿病好，速将恨烦怨之毒倒出，想汝丈夫好处，以和气为重。夫妻不存隔宿之仇。你夫见汝病重，耗资不惜，又请吾们，与你说病，可谓盼汝好病之诚心也。你应感念丈夫好处，不可怀恨怒仇，每日虔心问柔和。高氏遵行，问性七日病愈。

坛谕请求说病

柳少侯名国良，住营口东大街，妻李氏因小叔有嗜好，劝说不听，心存恨怨，患心忙心热，肝气不舒症，医治无效，经过数年。嗣后到宝华斋恳求尹君设立鸾坛，叩恳鸾笔赐一药方，以除内子心中忙热之疾，遂沐手拈香，跪于壇前。祝告毕，只见沙盘木笔，旋走如飞，急抄降谕。首书本神祇刘玉华谕，于此即知为刘公爷，大驾临壇也。遂恭诚叩拜，以听训示。

谕曰：柳子听训，查尔甚孝，尔父之事，晓谕尔知，尔父系清同治丙寅年生人，名柳儒林字子春，享寿六十岁，故后灵魂，于五年前，在南岳大帝行宫，代罪充任银库抄录司。南岳行宫，设在湖北省黄冈县城南关，因司职勤慎，于去岁由三等加进一级，升任二级抄录司矣。查尔父生前为商，交易有欠公平，按律应受十八年地狱之苦，幸蒙都土祇孙景元保荐，上允代罪充差，以赎前愆。查尔父上三世，毫无过失，颇堪嘉许，应任正班土祇之神。兹因今生为商有过，受降位处分，暂充抄录之职，待罪满时，仍任土祇本位。柳子愿与尔父赎罪，须行善事，济贫救孤，卹嫠保赤，则尔父位必荣升。汝妻之病，待明日，本神遣汝父临坛，再为告知可也。柳少侯叩送，心中沉思，代父求情之孙景元，究系何人？后访至戚告曰：孙景元字兴桥，系清代举人，住营口县田庄台迤西，高家屯村，孙公生前，与少侯之父。契若金兰，即少侯之盟叔也。孙公早逝，少侯尚幼，故刘公爷降笔书出孙公之讳也。少侯次日，遵谕仍至坛前，焚香祝毕，鸾笔复动，当照抄录，乃少侯之父也，训戒数语，并嘱汝好为之。吾心慰矣，汝妻之病，速至万国道德会求请，病可除矣，吾忙甚去也。少侯叩送，遵谕同李氏来会，陈述前情，恳求施救病苦。遂派朱成贞、刘明五女士，劝说女子宜守四箴八德之道，汝愿好病，将装的恨怨倒出，心忙心热之病，即能痊愈，看汝五行，缺土缺水，宜问柔和，该妇遵行，问性三日，病果痊愈矣。

痰喘病

营口县税捐局科长李子孚原籍天津，夫人范氏，年三十二岁，患痰喘病，中西医治无效，虚弱已极，面似金纸，奄奄待死，家人惶恐，备置衣衾棺槨，以防不虞。后烦人来会，恳求遣人施救，遂派鲁长贞、阎素贞二女士，同赴李公馆。旋据报称，该妇系木火金性，缺土缺水，处事言语不让人。因家务不遂己欲，恼恨存心，故患心忙痰喘，数年医治无效，似乎暗有冥债，久不祭祖。该妇有言，果能病好，誓愿还债祭祖，令问信实补元气，该妇遵行，病已见好，问性三日病痊愈矣。嗣后月许，该妇痰喘复犯如前，而李子孚又烦人来会求救，遂遣梅魁芳、侯成久二女士，同赴李公馆，见范氏卧床不起，痰喘甚重，遂问日前应许祭祖，但未知此事办否？该病妇答称未办，梅魁芳等曰：祭祖之事，理宜速办，劝汝应将心存恨恼倒出。又令问信实，以补元气，慎戒恐惧之念为要，该妇遵行。次日李子孚遣人来请，梅魁芳侯成久同往李宅，见范氏病状见好。据李范氏言及，昨日晚间，婆母有鬼附之哭述曰：余系汝故去之翁父，天津祖墓，年久失修，坟土将平，前月盟誓祭祖，偿还冥债，故意迟延，吾在冥府贫甚，尔等任意欢乐，殊属非是。媳曰汝儿业已焚香，叩头应许决不再延，恳求翁父息怒宽恕，日后按季祭祖。翁曰：如是我去矣。少刻婆母复苏，由今日起，科长始信烧纸，冥府亦当钱用。范氏问性病痊愈矣。

注：劝为子孙者，应谨慎终追远之礼，不可稍忽。

追荐得梦知亲姓氏

营口县振义生财东，李序园之如夫人郑鹤仙女士，于襁褓时，受郑氏养育成人，故为郑氏之女，而生身之父母为谁，不得而知也。李序园为营埠西义顺之财东，后将西义顺，改称为振义生，家眷亦住本埠，财称富有。至满洲国成立，大同元年夏历七月一日李序园逝世，李郑鹤仙生有四子，年尚幼稚，另派妥人，经理商业，而鹤仙女士，见善勇为，常来会听道，

得悉追荐先灵，以尽未报之大恩，并赈饥无依幽魂，以结冥中之鬼缘。鹤仙女士当购瓦金纸十具，糊金元宝若干，又购往生裱纸二篓，以焚化而度先灵。当未焚化之前，夜间十二句钟时，梦见一翁一姬，泣而言曰：老夫姓崔名绍臣，此媪陶氏，乃汝生身之父母也。因家境贫苦，度日维艰，故将汝于襁褓时，送给郑家抚养，今幸成人，吾夫妇之姓名，汝当然不知也。但吾生时贫人，死后仍为贫鬼。今知吾儿，追荐先灵，愿沾吾儿之光可矣。说毕泣下如雨，鹤仙醒来，乃是一梦，伏想今年四十二岁，始知父名母氏，悲喜交集，一夜未寝，次日另购瓦金纸四具，糊金元宝，又购往生裱纸一篓，皆书生身父母之姓氏，一并焚化。但李郑鹤仙女士，自幼由郑氏抚养，今已四十二岁，方知父名崔绍臣，母为陶氏，可谓孝诚所感，然亦神奇矣。

劝世人莫忘追远之诚也。

经血不调症

马向惠之妻柳氏，年三十七岁，住营口属镇田庄台街东蔡家屯。柳氏患心忙心热，四肢无力，经血不调，医治二载无效。由家来会，恳求施治，遂派董书阁、迟效容二女士说之。向柳氏曰：看汝系木火金性，缺土缺水，处事敏捷，不肯服人。汝因财物动性，并受眼耳身意，四贼所使，欲望不遂，染成心忙心热等病。但世上之财帛，乃流通之物品，谁死亦难持去。叹世人空争你我，妄论是非，一旦无常，万事皆休。汝心存烦恨，乃犯上土克水伤肾，四肢无力，水克火伤心，患心忙心热，经血不调症。汝欲病好，将心中装的烦恨之人倒出，念好处争不是，返阳光去病，每日宜问柔和，补水活血。该妇闻说遵行，问性五日，病亦愈矣。

胡黄作祟十六年

程善卿之妻滕氏住营口东一区界，唐旗堡村，该妇年三十五岁，患经血不调病六年，兼患邪病十六年，医治巫治无效，来会求治，遂派鲁化民、袁殿坤二女士说病。看滕氏系木火金性，五行缺水缺土，劝行三从四德之道，上孝翁姑，和睦妯娌，恭敬丈夫。汝愿病好，将心装恨烦倒出，宜问柔和补水，说话认不是，正当劝说之际。而滕氏忽然变态度，口发大言，闻说贵会，化世救劫，消灭了难，功德浩大，鬼神钦佩。惟贵会虽然善于说病，尚有束手不能治者有三：一瞳仁散大，二抽羊角疯，三气迷疯颠等病是也。吾胡天龙等，甘愿帮同贵会疗灾除疾，着吾弟子滕氏担任治病，与他会不同，真有神乎其神之奥妙也。魁答曰：大仙善举，诚为美意，诸仙果有救世之心，何不默中消灭除劫，惟迷滕氏妇女，岂是修仙之正道？劝诸位大仙，勿近滕氏，隐身山谷，修炼正果。倘程滕氏，有冒犯仙颜之处，令其设位供养，以赎过愆。而胡天龙附女体曰：程滕氏本无得罪之处，今听大善士金玉之言，吾辈不近滕氏之身可也。说毕滕氏邪病痊愈，而经血之病亦愈矣。

辛县长老母病愈

康德元年八月十六日，盖平辛县长电邀营口道德会，主任讲员等，同往盖平县开会，以

襄盛典，当遵邀约，同王善东，并男女讲员八人，乘火车前往。午前十一时，至盖平驿，而县长派专员六名迎接，并商务会长侯太太，女师范校长冯女士，亦齐集车站。次第见礼毕，登马车至城里，寓三江会馆，并借此馆，为开会之会场。

十九日午前十时，行开会典礼，先由冯会长，报告开会宗旨，辛县长训词，营口助会主任祝词，各界来宾祝词，最后副会长答词，而官绅商学工农各界，男女来宾计千余人，各具演说，可称盛举。

至晚间辛县长，向魁曰：慈亲患脾弱症，屡治无效，请求说病。当遣鲁化民、刘明五二女士，同王善东至县公署，谒见辛太夫人，询问年岁病状各情。太夫人答称，老身六十有四，脾胃虚弱，夜间失眠，医治无效，请二位女士施治。鲁化民刘明五答曰：年至五十八岁，时届冬季，万事收敛，以守冬藏，息心养性，脾胃自然强健矣。每日宜问柔和，补水活血，其病必愈，看太老夫人，老未舍心，操劳过度，性刚好气。劝自今日起，将心放下，年高德厚，时届存心养性之期，不可不守也。又向辛太太述说，为媳妇事姑，恭敬丈夫，一切道理。旁有县长之嫂夫人，并县长之太太，同至太老夫人座前，行跪叩礼。而县长之夫人，欲作全县之坤范，亦与县长行跪拜礼，辛县长哈哈大笑，挽起夫人，一堂喜气，洋溢户外。太老夫人喜悦颜开，五内通畅，而一切疾病，当已痊愈矣。

八十六岁痿症九年

营口十字街住户蒋长春之母，年八十六岁，身患痿症，卧床九年，须用人力扶持，否则不能动转，医治无效。烦人来会，请求施救，遂遣金淑贞侯成久二女士，同赴蒋宅。

旋据报称，蒋老太太系火木土性，五行缺金缺水，言语无多，好生闷气，处事不能随方就圆。老夫妇言语不和，时有动性，久之气血凝滞，筋骨不舒。劝其老年夫妇，俨如同事之伴侣，偕大年龄，有何反感？况且风烛残年，桑榆晚景，白首夫妻，已云幸矣。一旦伴侣分离，各登乐土，当受子孙万古之蒸尝，享后世千秋之祭扫也。现下子孙满堂，夫妇康健，凡家事得撒手处便撒手，可谈心处即谈心，坐享奉养，乐何如之。蒋老太太听毕，鼓掌大笑，由此烦恼不生，怒气已息，一家和乐矣。又令儿子儿媳，皆与老太太叩头，合家欢喜，每日虔问柔和，不数日蒋老太太之痿症，痊愈矣。

癆病

韩芝荫，居营口业商，娶妻牛氏，年二十八岁，初患心忙心热，久成癆症，医治八年无效，来会请求施治，遂派金淑贞、迟效容二女士，劝说曰：凡为女身，当知因果，皆来还债。王老善人说，为媳妇的性如水，意为根，上孝翁姑，恭敬丈夫，和睦妯娌。汝愿病好，将心存的恨烦倒出，争不是返阳光去病，虔心问柔和，七日病愈。

遍生疙瘩

葵儿，一幼女也。在营口王述善堂，充当使女，侍奉老太太甚殷。葵儿年十八岁，精神伶俐，甚得主人欢心，故格外看待，令入校求学，以增知识，而习女仪，可谓待下施德，恩宽之至矣。一日葵儿由校归来，侍奉主母毕，坐于廊下，忽觉头部奇痒，遍生疙瘩，心甚厌之。兼早有经血不调之病，如经期一至，则小腹痛如刀割，而瑕疵之病，渐渐生矣。心窃恐之，向余恳求施治。魁曰凡人之疾，皆因心脉动所致，心脉者受七情六欲之支配，或动以情欲，或争贪不遂，势必发生恨怨恼怒烦，五种毒之害，因之生疾，果要平心静气，听其自然，将何病之有？况汝更有幸者，主人命尔入学校，随班听讲，精进学业。应知为姑娘者，性如棉，志为根。今既在王宅服务，侍奉老太太，应效媳妇之道，性如水，意为根，见意生情，随方就圆，自然无嗔无恨，每日返近阳光，五内通畅，百病不生矣。葵儿心灵性敏，闻之大悟，遵而改悔，问柔和，说话认不是，不数日，颈部疙瘩全消，病症痊愈矣。

拨性返阳脖颈消肿

营口县王一善堂，为实业界之首善，而家产足称一方之富者也。主人王家尘，字仲义，好善不倦，凡助捐善举，赈饥灾黎，虽囊资倾尽，亦不惜也。尝自言曰：储得金银留祸水，积下阴鹭益儿孙。于大同二年九月九日，又在营口税捐局东胡同马路北头，设立万国道德会营口分会，与王述善堂，同担常经费。而王仲义之岳母，偶患时疾，为鸦片救急。其妻孙夫人，见母吸烟，大为不然，乃劝之曰：母亲有病，儿当延医治之，此种毒物，初用之有验，久则无灵，尤能引人成瘾，不但无益于身，且能有害于寿，切勿染此也。然其母因病之累，闻言大怒，尔觉化钱难受，此款吾已交纳，汝不必分神劝吾。于是孙夫人见母亲生怒，当时认错，向母亲行礼。翌日脖项右部高肿，摸之生一疙瘩，牵连右臂，动转不如。来会求余施治，魁曰：汝由生气得病，部在长辈女界，回府叩头领罪，疙瘩即可全消。孙夫人告知前情，业已行礼领罪，魁曰领罪为是，然心不诚者无效。汝性五行缺土缺水，宜问柔和补水，回府向汝母亲叩首，诚心实行者有效。孙夫人闻说遵行，次日疙瘩全愈。

心怀恼恨染成吐血

解静波，在营口县公署充差，夫人曹氏，六十四岁，患头痛及吐血之症，来会请求施治。魁询问得病原因，据称家中早年析居，仅夫妇二人，寓居营埠。因之溯思昔年，应分田产，减价租与侄儿耕种，当无可言，惟应分之家俱器皿，统被侄儿，扣留不发，因此吾夫妇常怀恼恨也。魁曰凡钱财之物，乃世界流通之品，而家俱器物，更为身外之附物，有则存之，无则弃之，何关紧要？汝今年逾六旬，正当冬令之期，气血衰微，生年有限，何苦作此无益身心之苦耶？转眼之间，荒郊杯土，一旦撒手空归，焉能分别你我之物哉？察尔之病，实由恼恨而成，致染吐血，要将心中恼恨之人倒出，汝病立愈。汝乃木火金性，缺土缺水，宜问柔和，补水活血，曹氏遵行，次日立愈。

心热颠狂

营口县南乡八家子村，住户高昆香，平生以贩卖河鱼为业，其长女年二十二岁，患心忙心热，医治无效，来会请求施治，讲病员袁殿坤、鲁化民二女士说之，其病已愈，迨至两月余，该女猝然而病，不晓人事，延医服药，百治无效。询问此次发病之原因，而该女正当昏迷之际，二目圆睁，乃发言曰：他呀欠吾的命哇，吾来索偿也，如不然非多多偿我的债不可。诸人观之，似乎受邪，但其家人不欲结鬼怨，备金宝冥资，及往生裱纸，焚化之，以了宿因。该女之病已好大半，心觉明白。查女发病原因，实受父母压迫，暗生恨烦，初患心忙心热，后患气迷之症，将养次日，劝其应守女德，尽孝亲之大义，争不是，想父母之好处，该女乃系木火土性，令问明礼，静养数日，精神充足，饮食增加，病体愈矣。又劝其父母，日后教训子女，勿用压迫语，应宜义方教之。

恨夫纳妾心胃不舒

营口县小红楼西街，住户马子余，任东盛长总经理，嫡妻谢氏，三十五岁，因夫纳妾，有夺爱情，日夜气闷，胸胃不舒，饮食不进，久则心中忙热，虚弱已极，医治无效，形甚危险，故烦刘华峰代求本会施救。遂遣讲病员袁殿坤、侯成久二女士，同赴马宅，见谢氏横卧病榻，气如悬丝，袁侯二女士劝曰：夫者天也，顺天由命，不生妒心，况且为妾者，乃异姓姊妹，同处一室，分劳任务，以减己苦，有何恨焉？须知恨伤心，怒伤肝，皆是害命之毒药，对于夫君，抛除怨恨，追想好处，情义相感，自然和乐。万勿以促狭之心相激刺也，将心存恨怒之人，倒出为要，谢氏闻毕，心中醒悟，每日悔过，遵问信实补气，三日病愈。

小儿病例

女孩憨傻

营口县西五台子住户谭世玉者，原配妻病故，遗留一子二岁，续娶袁氏为妻，而谭某家无四壁，赖负贩以糊口，其岳家尚属小康，故其家用度，常由岳家补助，因此其妻骄矜成性。结婚后生一子一女，女名菊花，时年十二岁，痴傻如婴儿，饿不知食，寒不知衣，胆小畏人，如见鬼魅，百治无效，已经二载。来会恳求施救，当派金淑贞、侯成久同至谭宅。询问家庭事略，据袁氏言称，吾今年五十六岁，嫁到谭家三十余年，凡日用所需，皆经余由娘家资助，养济谭门一家老小，吾心常怀不平之恨怨也。金侯女士劝曰：汝之识见差矣！察古今为妻者，皆愿夫荣子贵，汝若不与谭某作妻，想化袁家一钱，恐不易也。由此推想，有因果在焉，勿作怨恨可也。汝女孩自怀胎，以迄于今，有何触犯天责，能使其痴傻耶？纯系汝怀胎之际，汝心多恨，遗传女体，由此迷性，而生痴呆也。劝汝速将怨恨之心扫除，恭敬丈夫，逆来顺受，洁净心灵，此为拨阴取阳去病。须知为妇女者，皆来还债，汝愿女孩病好，自今日起早晚沐手焚香，跪在灶君前悔过，向汝夫君叩头领罪，虔问柔和。该妇闻说遵行，未到七日，

女之傻病痊愈矣。足证母亲禀性不良，影响女孩患病，此为愚妇之同病也。幸知改悔，女孩病愈。劝女界慎戒非礼之言。

婴儿瘫哑

海城县北大河沿村住户，刘忠元之妻梁氏，年三十七岁，生三子。惟第三子乳名满库，自离襁褓，双腿拘挛，年至六岁，软作一团，且不能言。父母忧之，无可如何，恳求阎张化民，至刘宅施救。察小孩患病，因该母梁氏禀性不良所致。因对梁氏曰：汝愿儿子好病，每日辰午戌三次，沐手焚香，跪在佛前悔过，孝敬翁姑，助夫成德，和睦妯娌，友爱兄弟，誓改前非，汝能诚意，小孩瘫哑症必好。而梁氏闻说遵行，经过五日，小儿能言，至七日小儿举步，越半月小儿病痊愈矣。

注：查婴儿患喇叭者，皆因母亲好说噎嗓子话，犯上所致，凡为妇女的，慎戒非礼之言。欲好儿女，须尽孝行。

小儿腰疼

营口县后河沿街住户，孙福田之妻王氏，生二子，长子七岁，忽患腰痛，迭请医治无效。嗣后母子来会，恳求施救。魁看该母系木火金性，说话语气强硬，知氏素不服人，余向王氏曰：汝性急躁，言不逊让，已犯木克土，土克水二步克运，因母子元性相连，故影响汝儿腰痛，汝愿小儿病好，劝汝效性如水，行妇女之道，为母者悔过，速改前非，虔问柔和，则子病可愈。王氏闻言遵行，悔过问性，在会住二日，小儿病好大半，后王氏携子归家，儿父责其妻，不当早回，王氏受责，禀性复发，而小儿腰痛复犯，较前尤重，王氏又携儿回会，恳求施救，余说王氏回家，定然动性。王氏初不承认，后因儿号不止，据实诉苦，余令王氏问柔和，约过半小时，小儿腰痛止，动转欲如。又令王氏悔过，未过旬日，小儿腰痛痊愈矣。

注：呜呼，为儿母者，禀性不良，能影响于子女患病，何不戒之慎之！

婴儿足疾

营口县西大街，世昌德掌柜王君之妻，张氏三十八岁，生四子，其第四子三岁，右足软不能举步，医治无效。嗣后烦人请魁到王宅施救，见张氏左眼眶，有血印痕迹，询问因何触碰。张氏答曰：前日抱儿，拟赴医院，将出户外，猝然滑倒，遂将眼眶碰伤。余曰：汝必与夫君先生生气，而后碰伤，此受天暗惩，世人多未自醒耳。王君大笑曰：前日因有家务，贱内动性，见伤即知夫妻不和，真能未卜先知，如神仙也。余曰：岂知眼灾，咎由自取，即汝子足疾，亦因其母禀性不良所致，凡为母亲者，性贵柔和，慎戒非礼之言，汝愿儿子脚好，速将心中烦毒扫除，张氏闻说遵行，然追想不及，小孩脚疾仍无效。该丈夫追逼甚急，张氏两眼落泪。余设词解说，汝儿脚疾，汝夫妇皆有关系，不必独责汝妻。及第三日，张氏向余说，吾想起因烦我娘家嫂子，致生儿足之灾。当跪佛前叩头悔过，誓改前非，向夫君叩头，次日小儿足疾痊愈。

儿童云翳

岫严东北九十里沙坎子村住户，郭汉臣之长女，适张姓为妇，过门八载，生一男孩六岁，左眼生个红翳子，医治无效。烦吕松下恳求，魁同到郭宅，见童孩左目云翳，已知该母犯上所致。余曰汝愿儿子目疾好，汝须将心存之烦怒倒出，想人之好处，沐手焚香，跪在灶君佛前悔罪，郭氏闻说遵行，次日小儿云翳痊愈。

儿患羊癫疯

海城里住户，宁少先生，年十九岁，患羊癫疯症，求魁施救，向宁母曰：你儿之病，系由母心恨人而成，宁母答曰：当怀儿胎时，吾之胞弟，被害丧命，故对害人者，常怀恨怨心，或因此所致。余曰：应在汝儿初次患疯症，约在七八日间，汝心恨谁？病根即在此，只须将恨人倒出，洁净心灵，心存宽厚，了却言语债累，且汝系木火金性，宜问柔和，病或可愈。慎戒恨人，否则恐有复犯之虞。宁少先生日后应至道德会学道，心存平静，则病可无复犯之虞。

婴儿抽风

营口县南街第四监狱，典狱长张靖之先生，长子媳马氏，生子乳名连捷，张公爱如珍宝。连捷患抽风之病，并右腿浮肿，痛如刀刺，百治无效，遣人来会请求说病，遂派袁殿坤、侯成久二女士往救，旋据报称，马氏之子抽风，系因其母亲，怀恨他父亲，故影响小孩抽风。殿坤等劝说，凡为媳妇者，宜效性如水，随方就圆，孝顺翁姑，恭敬丈夫，和睦妯娌，克尽妇职。汝愿儿子病好，速将心存之恨怨人倒出，且虔问柔和补水，说话认不是，马氏闻之醒悟，自己悔过，向翁姑叩头，约三小时，连捷之病痊愈。

注：查小孩抽风症，皆因该母亲心内恨人所致，劝为妇女者，宜慎戒恨怨之害也。

母子患病

营口县十字街住户，蒋长盛之妻张氏，年四十三岁，患肝气不舒症，生小儿四岁，患脊背生疽，溃脓不堪，医治无效。来会请求施救，魁派鲁化民、侯成久女士，同到蒋宅，旋据报称，见蒋张氏，抱枕于怀，呻吟不绝，旁一小儿，哭啼不止。化民等说汝行两步克运，由火克金，金克木，好怒伤肝，时常作痛。汝夫妇时有不和之言，好争是非，谓火克金。好动怒气，谓金克木。汝儿四龄，有何罪过，患此恶灾，总因汝有脾气所致，口孽酿成。汝愿病好，速尽妇道，应敬丈夫，每日早晚，向灶君前焚香，叩首悔过，与汝丈夫叩首，常问柔和。蒋张氏闻说遵行，经过三日，母子之病痊愈。

姑娘不醒人事腿曲难伸

海城西牛庄富绅李春泉之妻岳氏，生五子三女，其第三女年十三岁，于大同二年八月初旬患病，医治无效，至十月初旬，病势骤增，不醒人事，李君来会请人施救。魁与之同到李

公馆，向李君说，时届多事之秋，正是善士立功积德之日，地方匪患，富家伤财，事所难免。想阁下心中焦灼，躁急之性，一触即发，夫妇之间，以乾刚强制坤柔。令正夫人之贤淑，里人皆知也，恐夫人心患忙热之症，而岳氏在旁答曰：此刻正患此病。余曰母女气血相关，故令爱之患心忙，甚至昏迷，不醒人事，必知夫人心忙症也。察孩童患病之根，皆由父母脾气所致，但世人不察耳。阁下如愿令爱好病，由今日起，早晚向佛前焚香争不是，果能诚意，洁净心灵，大约七日内，病能奏效。李君夫妇遵行，将届五日，李春泉先生来会报称，小女已醒人事。今晨用膳两碗，尚求设法，救济腿疾。魁曰阁下夫妇，仍照前例洗心，大约七日前后，腿疾即可愈。经过八日，李君遣人，请魁到公馆曰：女孩之病未好，答云阁下夫妇心不诚也。李君说吾女孩患病，盼她速好，何言心不诚也。魁曰阁下夫妇之性心身三界，如果不漏，令爱之病必好。天上诸佛无私，心诚者得救。而李君夫妇答曰：这三漏不易保守。由此日后，李三小姐之病停讲矣。

迨至本年腊月底，李春泉之长子妻，患产后风症，医治无效，李君来会，请派人往救，遣金淑贞、迟效容，同到李公馆，说病见效，而李君求金迟二女士，说其三女孩病，金淑贞等，见李三小姐，好食雀首、鱼头、虾脑三种，如不与食，哭闹百端，与其食之，如得珍馐，必言香美绝伦也。金迟二女士，回会据病情报告。魁遂答曰：该有冥债之累，李君早有口愿，拟立女义学校，故示奇特之病，以促其为善立学也。次日金迟女士到李宅，以前言相告，而李君闻说沐手焚香，叩达上苍，允为来春照办。因有此诚意，其三女好食鱼虾雀头之癖，立时消灭。而腿疾亦见好大半。此即志诚感佛，施以慈悲也。迨至康德元年三月，李君于牛庄，遂设立万国道德会、女义学校、讲病社、养病社，并邀王老善人开会，听众千余人，收感化一方之效。而李三小姐之腿疾，亦痊愈矣。惟腿部，现出红线三条，如绳捆束之印，显然释放，所留之痕也。由此观之，足证李公救世之诚，而女得庆生。感应篇有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此之谓也。

小儿哑巴

岫严东北八十里，关门山住户，吴广泰之妻王氏，生二子一女。其次子哑巴耳聋，年九岁，请求施救。魁到吴宅，见吴王氏，系木火金性，说话语气坚硬，遂向该妇曰：因汝说话不让人，故汝儿生病，汝愿儿子哑巴好，汝当追想怀次子胎间，向谁说噎嗓子话，要将此事说真，便有救法。吴王氏答曰：想有二儿子时，正当吾家分居之际，与吾三小叔，说一段生气话，因他叔叔，太欺压人，吾亦未肯让他，老佛爷如令哑巴儿子好，令吾给他叔叔，叩多少头皆可。余曰汝能如此志诚，每日早晚，跪灶君前，焚香叩头悔过，向祖先堂前，叩头悔过，向汝翁姑叩头，向汝小叔行礼。想众人之好处，汝早晚搓手掌三四次，就手热之电力，扣汝儿之耳，每次手扣耳，三四十把。待汝儿耳能闻声，余先教授他唇音叫妈，次教授他舌音叫爹。而吴王氏闻说遵行，届三日，哑巴耳能闻声。魁与哑巴对面，教授叫妈，学习叫奶奶，五日哑巴之病痊愈，足证吴王氏诚意悔过之效验。天赦王氏口罪，免云其子之灾。

深愿世人为母亲者，慎戒非礼之言，严防上帝惩罚，可免儿女生灾病，则幸矣。

婴儿嗓子生瘤子

营口县北大房身住户韩魏氏年三十八岁，该丈夫早故，生一男孩五岁，在嗓子外边，生二个肉瘤如豆，经医治无效。嗣后来营省亲到会，请救施救。经金淑贞女士向韩魏氏说：汝

系木火金性，木性梗直，处事有主意，惟心不服人。火性作事敏捷，心高爱好，听逆耳之言难容。金性言语爽利，好论是非，不轻信人。五行缺土缺水，处事不能随方就圆。闻说话语气坚硬，妇女行男子运，夫君受克身弱，不能经理家务，但不知汝夫君，身体强否。汝愿儿子病好，速将心存恨怨之人倒出。而魏氏答曰：吾夫君早故，生前不能理家，又不能自强，自丈夫逝世后，又恨小叔，作事不敏，有时常说噎嗓子话，吾为整理家务，孰料确是犯过，此皆为余之错也。金女士说：汝回到娘家，跪在灶君前，叩头悔过，问柔和，说话认不是，每日早晨悔过一次，该妇回家遵行，小孩嗓子肉瘤，翌日见消，经过五日，儿病痊愈。

注：足证该母亲诚意，小孩肉瘤，完全消散也。

婴儿患眼疾

营口市西五台子住户，李砚田之妻单氏，生一男五岁，左眼患疾，该母亲患心忙症，来会求治。经金淑贞、鲁化民等劝说：汝系木火金性，五行缺土缺水，处事不轻信人，不能随方就圆，心高爱好，说话性躁犯上，心存怨恨烦三毒。汝儿眼睛生疾，汝患心忙心热症，皆由汝犯怨恨怒烦之过，生气说话，犯上所致，又影响于汝儿眼疾。皆缘于有缺孝道之故也。你愿病好，速将心存恨怒烦解除，回家向灶君前，焚香叩头悔过，向翁姑面前叩头，宜问柔和。李单氏闻说遵行，每日早晚跪在佛前，焚香悔过，经过七日，该母子之病痊愈。

注：此足证信者，悔过得救也。

儿童受热水伤脚

营口市渔业局牛科长之夫人，年三十八岁，生二子一女，其次子十三岁，左脚误受开水烫伤，医治未效，哭声不止。牛夫人同子，来会求治。经金淑贞袁殿坤等劝说，汝愿儿子脚不疼，汝须跪在佛前悔过，追想日前，向谁生气。该氏曰：吾日前向夫君生气，说失言的话，此乃吾之过也。由今日起，甘愿速改前非，孝敬姑母，恭敬丈夫，其言至此，小孩脚疼已止。看儿母系木火金性，令问柔和，经过三日，小儿脚伤痊愈。

注：世人须知，母亲动性，儿女生灾，戒之慎之。

婴儿夜哭不止

营口市双庙子街住户吴世昌之儿媳孙氏，年三十二岁，生一男六岁，患夜间好哭症，迭治无效，来会恳求施治。经金淑贞女士，向吴孙氏说，看汝系木火金性。木性处事梗直，暗不服人，火性心高爱好，金性善辩是非，说话不稍让人，对待丈夫，时有犯上之言。王老善人说：为媳妇的性如水，意为根，处事随方就圆，上善若水，为而不争，汝愿小儿夜间不哭，回家跪在灶君前，叩头悔过，向夫君叩头领罪，问有主意。孙氏闻说遵行，当日小儿，晚间不哭，足证信者得救。

女孩头破血出

营口县南街住户郭玉林，在外经商，日久未归，该妻许氏，年三十九岁，生一男一女，其女孩六龄，在院内玩耍，跌伤头部，流血不止，女孩痛哭。许氏同女孩，来会求治，经金淑贞讲病，谓汝愿女孩伤好，止疼不哭，汝将心中恨怨的人倒出，跪在佛前，叩头悔过问柔和，说话认不是，许氏闻说遵行，问性半小时，女孩不哭，经过三日，女孩头部，破伤亦愈矣。察许氏，系木火金性，因夫君日久未归，闻外人传说，已纳小星，兹因心生恨怨，次日女孩头破流血，该妇悔过，女孩破处不疼。嗣后夫君回家，始知确无纳妾之事也。凡为妻者，徒听传说，心恨夫君，故天灾及之于女，幸知悔过而伤好。故凡为妇女者，皆应戒除恨怨恼怒烦，慎防五毒之害也。

儿童小肠疝气

营口河北车站东村住户，赵万金之母，年四十二岁，生二子，夫君早故，其次子十三岁，自幼患小肠疝气腹疼。该母患心忙心热症，迭经医治无效。来会请求施治，经金淑贞董书阁等讲病，谓汝系木火金性，木性作事梗直，最不服人，金性言语伶俐，好论是非，话不让人，火性心高爱好，最厌逆耳之言，遇之则心内难容，五行缺土，不轻信人。缺水不能随方应圆，汝愿病好，将心中恨的人倒出，汝问柔和补水。该氏闻说遵行悔过，自述当媳妇时，未孝翁姑，未敬丈夫，未和妯娌，皆是吾之过，由今日起，甘愿痛改前非，日后尽孝。问柔和三日，母子病愈，足证心诚者好病。

女患痘疹

营口县顾家胡同住户傅医官字鸿图，其长女小凤三岁，患痘疹症，咽喉气弱，疹在皮内，尚未出齐，医治无效，后烦人来会，恳求施救。魁遣侯常泰、鲁长贞等，同到傅公馆，见该女孩疹症满身，出气甚弱，见该母王氏，系木火金性，颜面色红。知她恨人，患心忙症，向该母曰：汝愿女孩病好，须将心中所恨之人倒出，跪在佛前叩首悔过，问柔和，说话认不是。

该妇闻说遵行，谓吾夫君在家时，生气常说欲再娶位姨太太，今已随军出发，四个多月，恐他在外纳妾，吾心恨他，不欲度日，吾患心忙的病不假，由今之后，吾决不恨他，恨吾自己，不会作媳妇，此吾之过也，甘愿痛改前非，问柔和，满身出汗，该女孩满身亦出汗。足证母女，性血关连，当时女孩病好大半，次日女孩痊愈。

女孩患膨胀病

营口县西五台子住户谭纪元之母姜氏，年五十五岁，其小女名焕春，年十五岁，患头迷膨胀病，医治无效，姜氏同焕春，来会求治。经董书阁、阎素贞等，向姜氏曰：汝愿女孩病好，须将汝心中，所藏恨怨之人倒出，汝女孩病必好，汝系木火金性，五行缺土缺水，宜问柔和补水，说话认不是，回家向灶君叩头悔过。该妇闻说遵行，母女皆问柔和，经四日病愈。

女孩冷疮

海城北腾鳌堡街东胜云之财东，王锡三之妻李氏，生小女十岁，在左腿根里面，患冷疮坚硬，俗名阴疮，医治无效，请阎张化民，到王宅施治。看该母李氏，系木火金性，既知该妇，言语素不让人，向该妇曰：汝愿女孩腿疾好，将汝心中，装的恨烦怒之人倒出，跪在灶君前焚香，叩头悔过，向婆母叩头领过，问柔和，而李氏遵行，问柔和三日，女孩病愈。

小孩误入饭锅烫死

营口县东艳芳里住户兴补忱之长儿媳吴氏，年二十七岁，患颠狂病，医药罔效，来会恳求施治，经金淑贞劝说，看汝明礼之人，因事未遂意，故患此症，汝欲病好，将心中装的恨怒之人倒出，比食灵芝草收效还速。据兴吴氏言及，吾翁父娶二位婆母，吾心中暗恨，夫君亦暗恨他。嗣后将吾心爱的小儿子，误落饭锅里烫死，恨婆母不能照顾，初觉心忙心热，后至颠狂，今蒙指训，心中稍觉明白。金淑贞婉言又劝说，令问柔和，二日之后告为媳妇之道。该妇遵行病愈。

注：警告为妇人者，心中恨人戒之慎之。

母亲恨人殃及女病

营口县厚发和南栈住户林子彬之妻曹氏，年三十八岁，生一子三女，第三女孩三岁，初患呕吐病，及周身疼痛，精神不振，甚至不懂人事，百治无效。烦人来会，恳求施救。当遣金淑贞、侯成久同至林宅，见女孩卧在床上，早已不醒人事。看该母曹氏，系木火金性，询问该女得病经过，该母叙述前情。金侯女士答曰：小孩患病，根在母心，汝之心觉忙热否？曹氏答云：确患此病。金女士曰：汝愿女孩病好，速将心藏恨怒之阴气倒出。看汝五行缺土缺水，应问信实，曹氏闻说遵行，跪在灶君佛前悔过，今后不恨怒婆母夫君，誓改前非，虔问信实见汗，小孩病愈。

婴孩大便处生瘤子

营口西五台子陈福顺之孙媳张氏，年二十二岁，该氏言语犯上不孝，生男孩二岁，在大便处，生一肉瘤子，医治无效，每逢大便，小孩叫苦非常，该母张氏，亦患同样病症，来院恳求施救。魁设词劝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然为媳妇者，皆应孝敬长上，恭敬夫君，性如水，意为根，此为本分也。汝系木火金性，遇事言语不能让人，实有犯上。如愿小孩病好，回家沐手焚香，跪在灶君佛前叩首向祖先堂前叩首，向你祖父祖母面前，叩首悔过，速改前非，向你丈夫面前，叩头领罪，该妇闻说遵行，令问柔和三日，母子之病痊愈。足证人能悔过，而万病皆消矣。

小孩痿症

海城县北大河沿村住户阎晓东之妻周氏，年二十五岁，生一女五岁，该氏领女孩往红崖

子娘家周姓串门。时当冬季，小孩失足滑倒，跌伤右足，请接骨者医治，浮肿虽消，而踝骨处，流脓不止，日久变为痿症。据西医言及，骨衣破裂，不能治矣。然女孩之祖母，阎张化民，善用手术按摩工夫，经过三年无效。及民国十七年春，周姓妇患肝气不舒症，自来阎宅求说，阎张化民，因亲戚观念，留住本宅。讲说秋季，当妇人之道理，上有翁姑，应尽孝道，下有子媳，应行训慈，中助丈夫成德。所有财物，皆世间东西，不过前人经理，交给后人接收，倘或视财如命，必受物累，日久必病。劝汝将心内怒烦倒出，想他人好处。汝系木火土性，应问柔和补水，问性三日病愈，告辞回里。过二日后，该女阎周氏，惦念母亲，寝食不安，遂步至母家，察大河沿至红崖子距二十里，往返四十里，毫不为苦。凭此一念之诚，其女孩踝骨痿症，一宿痊愈矣。真是孝诚感神，诚可格天之铁证也。

小儿右手肿痛

海城县北大河沿村住户李福廷者，妻刘氏年三十九岁，生二女三子，惟第三子，乳名福儿年七岁，睡至半夜，狂号不止，儿之父母惊觉，秉烛见儿右手高肿。据小儿哭诉，筋骨暴疼，势如刀割。急请善接骨者，用手术法，摩治无效。敷药亦不减痛，后到阎宅，恳求施救，阎张化民曰：汝儿手痛，非伤筋折骨之症。汝为母亲者，与谁口角，迅速实诉，汝子手可不痛。该氏言前日与妯娌，因小事而争论。阎张化民曰：汝愿小孩手好，汝回家领罪，向灶君佛焚香叩头，悔过速改前非。刘氏闻说遵行，儿童手痛痊愈。足证神佛之救苦，施与悔过之人，以正其心。

母心恨人殃及子傻

孙吴氏，盖平县人，年五十五岁，患痰喘症，业已二十余年矣，医治无效，特来营口道德会，请求按性理治病法治之。据称于二十三岁时，嫁与远村孙姓，做填房续弦之妻室。当结婚之日，瞥见夫君，面貌奇黑，性情粗笨，二目狰狞似鬼子之睛，两手皮厚如熊黑之掌，毫无新郎气象。自思奴本春杏夭桃之女，嫁与秋草霜榆之夫，一生乐意，由此殆矣。窃恨受媒人诳骗，害我一生。又恨父母，对于吾之终身大事，何乃轻忽如是之甚耶。日夜焦思，郁积于胸，加之饮食括气，病渐生矣。次年生子，弥月中缺抽风，延医针刺，幸未致死，待至成年，儿性已成憨傻之废人矣。后又连生第二子及第三子，今已次第成室，个个浮荡，不务生业，而三房媳妇，皆不听训，不理家事。吾由丈夫死后，凡内外是事，皆归吾一身独任，操心劳力，恨怒交加，五内受伤，而痰喘之病，日渐加重，今已二十余年。谅难救治，果能治好，吾实感激之至矣。经本会讲病员，金淑贞女士劝之曰：查汝之年岁，正届冬季，凡事应在收敛之期，每日把持家务，晓晓不休，不但自己劳神，且惹晚人之烦厌。况且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与儿孙作马牛。看汝之性，系木火金性，五行缺土缺水，不能养肝润肺，每日三次虔诚问信实补土，自然脾壮，肺能生津，无不立愈。孙吴氏遵而行之，不逾一星期，而二十余年之痰喘之宿疾，倏然而愈矣。足证为母者，心存怨恨，殃及子女，其害大矣，岂不悲夫。

串骨痿症

海城县北大河沿村住户阎德厚之妻李氏，年二十五岁，初在后背生一寒包，延外科医生

诊病，言明五拾元包治。救魁担保治费，余当允诺，令医生找保，写管保治好字据为证。因无人与医生担保，遂作罢论矣。余劝阎李氏谓为媳妇，应效性如水意为根，上孝翁姑，恭敬丈夫，和睦妯娌，令问柔和，每日争不是，想全家人好处。该妇遵行病愈。嗣后在右胳膊窝生瘰，乳头生疮，经治三载无效。于康德元年五月间，来营口分会恳求施救。魁当允诺住社，代纳伙食费，劝其悔过，令问柔和。奈该妇信心不坚，私买药治，乳头肿大如小斗，经余查知，令其回家，奈阎李氏恳求救命，并诉由今之后，誓改前非，诚意尽孝，跪在佛前悔过。余恕该妇无知，仍在社中住宿，时常劝说，令问柔和，经过十个月之久病愈。总之病人，心志不坚，迟延如是，果能坚志尽孝，则病必早痊愈矣。

产难危险

岫严县东北距城八十里，西山下村住户，吴国泰之妻王氏，年二十四岁，临产以前，请保姆三位，见孕妇叫苦一昼夜，皆无善法。后烦人请求施救。魁同来人到吴宅，见合家人等，惊慌异常。余当向大众劝曰，注意镇定。劝产妇说，第一心若镇静，决无危险，劝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汝欲脱产难，须将汝日前向谁说生气话，诚心认错，日后诚意尽孝，誓改前非，必能平安无恙。该妇闻说，遵行曰：前半月间，因我女孩，与他伯母女孩打仗。吾骂我女孩，他伯母接说吾骂他，吾婆母阻拦吾未听，吾丈夫骂我，吾亦骂他，这全是吾的大罪，恳求老佛爷救命。从今以后，甘愿尽孝，吾与翁姑叩头，与嫂嫂夫君叩头。当即平安，余遂告辞，该家长挽留，让到别屋待之，大约未过一小时，而小孩降生矣。足证产难，皆是妇人不孝，口过之罪也。

冥府被告还阳自述

黑龙江省界，万国道德会克山县分会，该会员赵春发，年七十一岁，夫妇二人，以卖菜为业，因听讲明道，将财产交会，皆作立业基金。于甲戌年七月初九日，赵春发因病，迁居会内，听讲二十余日病愈，夫妇摄影。后届腊月，赵某又病，面托会务主任刘介三，代买好寿材一口，死后散孝扎纸活，念经等事，而主任允许。劝其宽心善养，赵春发嘱毕病故。刘介三据情，向会长宋执中声明，请示办法。会长命买好材一口，扎车马人，雇鼓乐送三发引，除办丧事花费，余款尽与赵某作善，介三遵行。至年底回家度岁，晚间就寝，次晨正月初一日，家人请用早餐，见介三未语，近前又问，不懂人事，仅存微细之气。

当恳冥差，过阴寻查，经过两昼夜，唤刘介三始醒。自说好渴，家人进水饮用。后到分会自述，前闻门外人言，启门探视，四位差役近前，言及传吾过堂，到江省衙署，长官坐堂问事，两边署员站立，见枷锁罪犯甚多。而赵春发跪诉，所积大洋壹千余元，自房三间，尽作立业基金，因病面托刘介三，代买好材一口，布疋散孝，请僧道念经等情，未想病故之后，刘介三面从心违，留钱肥己，恳请严惩。闻长官教刘介三质训。吾跪诉小民，谨遵宋会长面谕，买好材一口，扎车马人，雇鼓乐送三发引，余款代赵春发作善，决未巧取分文，有良心可对神明。倘或不信，将我心刨出看看。闻长官曰：早有暗查报告，刘介三办会无私，起来听判无罪。赵春发夫妇，卖菜为生，故犯重入轻出使水之罪，律当惩治，查尔财产助善，算办一辈子道德会，前罪应免，尔妻尚有七日阳寿，命应善终，来生皆转福地。命差役将赵春发刘介三送归籍，交地方官完案，吾等同到克山县衙署，差役将公文送缴，见官长升堂曰：

命差役送介三还阳办善，而赵春发跪下叩头，恳请严惩介三之罪。官长用善言开解，奈赵春发搅展抗断，官长发怒命杖二十。见差役执刑，介三倒在赵春发身上，恳求宽恕，已受三板。长官曰停杖，命将介三扶起道歉，十分恭敬。蒙长官优待，已无还阳之念。时冥差找到衙署，牵介三回里，幸得复生。

其赵春发之妻闻说，不久善终，将积存现大洋二百十七元，交会办善。时有盐仓王厂长，同地方绅商，验介三腿有紫色，视乎板伤。而后七日，赵春发之妻善终。足证冥府无私，作恶者受罪，为善者获福。因此克山县，善风大开。

以上张雅轩先生，视查所陈之概况也。

整理日志

2011-03-28 哈哈居士

调整说明、日志、排版等，发布 8 种格式电子书。由于上次制作时疏忽，作者没有阎海川、简介也不对，这次一并调整，内容本身没有变化。

2010-05-28 哈哈居士

根据述善堂的《王凤仪善人思想集》4.0 版中的《性理疗病征验录》整理成 epub 格式，添加了封面，序言、讲病开谈、小儿病例细分了目录。